

世界文學名著

杜巴利伯爵夫人外傳

無名氏著
伍光建譯

LIFE OF MADAME

DU BARRY

By

An Anonymous Writer

Translated by

Woo Kwang Kien

世界文學名著

杜巴利伯爵夫人外傳

序

法宮女禍。其在前者無論矣。路易第十四時。有瑪提農夫人。路易第十五時。前有旁白多夫人。後有杜巴利伯爵夫人。路易第十六時。有王后。化雞司晨。遺禍可謂烈矣。杜巴利夫人。生於田間。容顏絕代。以嬪而入宮闈。專寵六年。路易第十五死未幾。而大革命起。夫人爲小人所搆。斬首法場。當其失勢退隱時。帝王如約瑟。名人如美國之法朗林等。不恥在顧。蓋亦一代之奇女子也。原書不知著作者姓名。亦不知何年刊行於英國。大抵採自當時記載。廣掇遺聞軼事。頗饒興趣。是其爲大陸傑作叢刊之一。亦可見其價值矣。民國十五年立春君朔序

杜巴利伯爵夫人外傳目次

第一回	少年時代	一
第二回	入網	七
第三回	畫像	一四
第四回	杜瓦 拉靡	一六
第五回	夜遊	二三
第六回	誣陷	二六
第七回	囹媒	二九
第八回	專寵	三二
第九回	暗鬪	四一
第十回	夜宴	四八

第十一回	媚內	五六
第十二回	勁敵	六四
第十三回	干政	六七
第十四回	遠貶	七三
第十五回	頸串	八〇
第十六回	駕崩	八六
第十七回	被貶	八九
第十八回	情死	九一
第十九回	隱居	一〇〇
第二十回	警報	一〇八
第二十一回	盜案	一一三
第二十二回	構陷	一二〇

第二十三回	告發	一二六
第二十四回	下獄	一三〇
第二十五回	判辭	一四一
第二十六回	法場	一四八

杜巴利伯爵夫人外傳

第一回 少年時代

話說杜巴利伯爵夫人。當法王路易第十五時代。勢傾全國。與當時歷史最有關係。他當初出身甚微。紀載甚缺。就如長江大河。源頭都是極小的支流。旅行家見了。都不留心。等到看見入海的尾閘。纔驚歎這江河的浩瀚。世上有名的人。也往往如此。若去追溯他從前少年的歷史。卻不見得有什麼可以紀載之處。杜巴利伯爵夫人。少年時事。也就很無可稽考。據說。當一七七四年（恐有錯誤）

（注）有一位法京巴黎大資本家兼包辦軍需的名叫唐模素，有一天經過華古呂小市鎮。這就是產生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地方。唐模素有事在那裏停留。剛好有一個收酒稅的小官兒。名叫高默。他的女人生下一個女兒。他夫婦兩人。求唐模素作女兒的乾爹。（借用）（注）唐模素是個和平好說話的人。也就答應了。命名的那一天。唐模素很慷慨的。花了好些錢。不獨備辦大宴會。驚動了



全鎮。他還送給這個女孩的父親。很厚的禮物。取名叫作瑪理金。行過命名禮不久。唐模素走了。他原是個很忙的人。自然把這件小事忙了。也不管這個小女孩。將來是登天堂。抑或是入地獄。這位乾爹。雖然不甚管這小女孩上天。卻很照應他的。後來有一天。竟感動唐模素。激發他_三人道的慈善心。且說過了許多年。有一天早上。有人報告他說。有一個女人要見他。他叫那女人進來。他一進客廳。看見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女孩子。卻都不認得是誰。他就問那女人的名姓。那女人跪下。垂淚說。他就是高默的女人。那女孩子就是唐模素的乾女兒。現已長大了。唐模素聽了。很詫異。看那女孩子。長得非常豔麗。態度又極可愛。很喜歡他。把他抱在懷裏。一面聽那女人訴苦。原來他的丈夫死了。身後極其蕭條。剩下不多幾個錢。早已用光了。帶了女兒來巴黎找事。養活母女二人。看官要曉得。這個女孩子。就是後來的杜巴利伯爵夫人。他聲勢喧赫的時候。在那荒淫奢侈無度的法國宮闈。什麼錢不讓他亂花。假使他的守寡母親。爲飢寒所迫的時候。能想到日後的光景。不知作何感想了。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再說。唐模素聽了。先給那寡婦十個二法朗。以作眼前用度。吩咐他每月帶女兒來見他一次。並答應按期供給那女孩子入學之費。到底這寡婦作的什麼事。全無記載。不

過按他的人格猜度。恐怕他侵用了他女兒的學費不少。因為杜巴利夫人識字不多。寫出來是常錯的。人家見過他寫的東西。都曉得他不通。且說。再過幾時。這個寡婦到了斐得列小姐家當廚娘。這個斐小姐當時很有名。聲譽卻極不好。唐模素很迷他。養他作外寵。唐模素這件事。卻是一舉兩得。一來是替那窮無所歸的寡婦找個棲身之所。二來是叫他作偵探。監察這個斐小姐的舉動。是那女孩子越長越美。又非常之聰明。不能不設法安頓。剛好有一位畢先生。是唐模素的親戚。奉教很篤的一個人。也很關切這女孩子。要把他送到某庵讀書。這所貞姑庵。是吉利舍掌管。唐模素聽他的話。趕快給了學費。把女孩子關在庵裏。他在庵裏怎麼樣。可以不必細問。但是這樣一個活潑女孩子。受不來貞姑庵的規矩。那是可想而知的。他會否得着多少宗教的好處。卻是一層疑問。至於他越長越出落得美。那是無疑的了。作者今按下不提。且說他少年時候。有幾件事記載家聚訟不決的。作者先略爲分辨。第一件。有人說杜巴利夫人來歷不明。這是不確的。第二層。有好幾個人說。他的父親是個教僧。(借用 注)這也是謠言。但是這謠言是當時的權相舒華胥造的。杜巴利夫人。當日同這宰相爭權。宰相忿極。專造他的謠言。有一日同人談到教僧的事。他說道。你們不

要看不起教僧。杜巴利的父親。還是個教僧喇。教僧們的女兒。是很美貌的。他原是故意造謠言。他很曉得杜巴利的父親。不是教僧。第三層。杜巴利的父母。確是很寒微。有人說他是在監獄裏產生的。也是不確。大約他的父母是間接的世家之後。作者卻不去考他的譜系了。再說。杜巴利的母親。在斐小姐家裏當廚娘。當的日子不多。不曉得因為他不願意有人監督他。抑或因為唐模素疑心他。未免過於看他不起。於是總要借故。把這個廚娘闕走了。唐模素把斐小姐。搬到一個鄉下地方歇夏。有一個神父。亦名高默。常來探望這個廚娘。斐小姐心地不乾淨。以爲一個神父。常到人家。不會有什麼好事的。不是同女主人相愛。就是同一女僕們相愛了。他雖不以這個高默的女兒爲美貌。卻以爲神父們不甚選擇的總算還對得去。況且那美貌女兒。常來看他娘。神父往往也在那裏。杜小姐就犯了疑。對唐模素說。一定要把姓高的女人闕走了。萬不能再容他在屋裏。鬧不名譽的事。唐模素卻爲了難。既不好得罪他的所愛。又不肯把那寡婦闕走了。只好闕走了。暗中資助他。後來安置他在一個無名氏小姐家裏。這個無名氏小姐。也是唐模素的外寵。斐小姐既把那寡婦闕了。又想到他的女兒那樣美貌。難保唐模素不垂涎染指。於是大發其醋勁。設法要唐模素闕

走這女孩子。省得同自己作勁敵。這一件卻不容易做到。且說高默的女人。到了無名氏小姐住的別墅。女兒常來望他。他倒也逍遙自在。那女主人很有幾個男朋友。內中有一位教士名德桑。後來做到主教。有一位是陸軍的馬大佐。後來做到將軍。這無名氏小姐。家裏都叫那美貌女孩子作瑪諾。德桑教士常受瑪諾的氣。因為德桑最喜歡鬪瑪諾。開頑笑取樂。瑪諾遇着機會。卻要加倍的報復。馬大佐嘗對人說。有一天他穿了一身雪白無塵的軍服。正在過橋。忽然通身沾了泥汗。四圍看是什麼緣故。忽然看見瑪諾躲在樹後大笑不止。他追他。要些微戒飭他。瑪諾很溫柔的求饒。指天誓日的說。他誤以爲是德教士。他說。須這樣的報復那教士。心裏纔快活。馬大佐看他實在可愛。把他抱起來。不休的接吻。還說這樣淘氣這樣美貌的女孩子。只好用這個法子罰他。作者要接着說。後來好幾年的事。呵成一氣。說的是這女孩子後來做了伯爵夫人。是巴黎繁華世界第一個人物。那馬大佐也許升了將軍。聞得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大名。他一想不是別人。一定是當日的瑪諾小女孩子。決意去見他。有一天他果然去了。碰見一個好機會。剛好杜巴利夫人坐在一座大鏡子前。馬將軍站在一個地方。使夫人看見那鏡中的影子。等到夫人眼看影子的時候。馬將軍裝作用手刷

身上的泥。又輕輕的拍手。裝出要責罰那摔汗泥的人的樣子。杜巴利夫人見了。微笑。馬將軍以爲杜巴利夫人不獨認得他。還記得從前他自己的淘氣事。馬將軍上前。使在場的無人曉得他不是老朋友。杜巴利夫人問道。你同主教德桑。還是朋友麼。據他這樣說的話聽來。可知從前他年紀雖小。已經是極其靈敏的了。現在是推求不出來。第一個男子同杜巴利夫人有肉慾交情的是誰。大約總不出德桑和馬大佐兩個人。他的母親原是個不甚講道德的人。也不大約束他女兒的。他女兒長得非常美貌。遇着善於誘人的教士。慾火如焚的大佐。恐怕那美貌女子。敵不過他們。能保全白璧無瑕。瑪諾當日雖是年紀極小。情慾的快樂。已是飽嘗過的了。這件事只好不去考究。總而言之。假使瑪諾在年紀極小的時候。能逃出情網。後來所處的地位。那怕有道德。那怕面貌長得醜怪。也不容易逃出危險。

且說一七六〇年左右。高默的寡婦。看見他女兒長得如此貌美。湊攏餘下的幾個錢。把他女兒送到巴黎一間最出名的拉比所開的婦女服飾店當夥計。一個女子。入了這個門路。算是下流不過的。他母親要他女兒。當這種下流的事業。其用意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時候。他母親又把他女兒的

名字改作蘭爽，不知他是什麼用意。蘭爽進了這服飾店，滿眼都是最華麗的綢緞首飾，見慣了。自然是慕富貴，慕而不得，就難免無所不爲了。譬如說，入店買服飾的，是從庵裏學校初出來的女子。也許是一位新嫁娘，要辦服飾，入宮朝賀，也許是一位最時髦的女戲子，那店裏的人，自然是拿出最華麗最時髦的服飾來，勸誘他們買。店裏的少年女子，那能不動心嗎？只要有男人引誘他們，他們還有不上當的嗎？再說，若遇見美少年男子，入店買服飾，送他的所愛，也就許乘勢引誘店裏的美貌女夥計。蘭爽到這個時候，也只好學別的夥計們，走一條路的了。況且他長得比他的同事們，分外的美。既風流，又好花錢，只要人家有求，他就必應。身邊又無規勸他警告他的人，他那母親，還要靠他美貌弄錢，還有什麼話勸他呢？這時候有一個善於拉絳的惡媒，名叫戈爾堂，聽見拉比服飾店，新來一個絕色女子，就立刻想法去引誘他。

第二回 入網

且說戈爾堂，一見蘭爽，就知道他容貌絕世，是件奇貨，立刻設法誘來作犧牲。戈爾堂的思想詭計。

原有詳細記載。說來令人可怕。作者不便和盤托出。只好對不起讀者。拿一張薄幕掩蓋些。挑選可以說的幾段來說罷。

戈爾堂的記載說道。我聽見拉比服飾店。新來一個美女。我就裝作去買零碎。我一見就知道是向來未見過的一個絕色女子。年紀不過十六歲。豔麗非常。腰圓而細軟。橢圓臉。美若雕刻。眼大而大。神色迷人。皮膚雪白。手足細巧。頭髮豐富。我兩手都捧不過來。真是稀世之寶。不可交臂失之。致落人後。我就老老實實的到他身邊。用紙包了幾個錢。偷偷的遞到他手裏。那張包錢的紙。寫明。這是我住的住址。你若有空。即來見我。於你有益。

我是個閱世最深的人。曉得引動女子。這幾個錢。同末後那句話。一定有效果的。果然翌日是星期日。蘭爽小姐到我家來。他對我說。託辭入教堂念經。告假出來的。我很親熱的。抱他在懷裏。問他當夥計。心裏高興麼。

他答我說。極不快樂。不過無別的事可做。只好當服飾店夥計。他又說。最不喜歡做事。只願意談笑頑耍。他很羨慕入店買物的貴婦女們。陪進來的是美少年。買的是華麗服飾。日夜都是嬉戲。

開心。

我告訴他道。你的意思不錯。你這樣的美貌女子。不應該終日呆坐在店裏作針線。受多少年辛苦。賺不了幾個錢。這種苦事。原是倒運的人或面貌醜怪的女子作的。他們除了呆坐作針線。就沒有別事好作。我於是又摟抱他。領他看看我那陳設華美的房子。故意走過衣櫥前。讓他看見裏面的華麗衣服。特爲指給他看各式鏤空花邊首飾絲襪等等。我就問他道。我的寶貝。你願意住在我這裏麼。所有這些華美東西。你都可以享受。你還可以過你心愛的日子。每天你都可以去看戲。看熱鬧。世界上頂好的東西。都是你的。你在我這裏。所見的都是王公貴人。大臣大將。社會上的名人。教堂裏的大人物。他們無不歡喜到我這裏來的。

當下我又借故叫他試穿一套極美的衣服。原是新製的。預備另外一個女子穿的。他晚上來這裏晚餐。他試過衣裳之後。我曉得他願意。立刻改入這一行。我就告訴他。不能立刻就來。因爲我尙未知照巡警。還有其他法律上的手續未辦。恐怕他們來拘捕。我告訴他先回服飾店。稍等等。到我找一個主。可以供給他的。當下他可以私下裏常到這裏來。我給他六個法朗。同他約好。我

幾時要他來。就打發人到店裏給他暗號。他聽了。兩手抱我的頸頸子。自己回服飾店。

剛好這時候。巴黎開了一個什麼宗教大會議。有一位很尊崇的教長。（我姑隱其名）久已要我替他介紹一個初奉教的尼姑。凡是未經過閱歷的女人。只要他們願意。我卻很不客氣的。引他們進這個行業。我向來並不強逼他們。我一看蘭爽小姐。正合式。我就寫信通知這位大教長說。我已經替他把人找好。請他幾時喜歡。幾時來。他定了日子。我就通知蘭爽。教他演什麼把戲。我教他裝作完全什麼都不曉得。連這位大教長到這裏來。爲着什麼事。他也要裝作不知。我替他上了香粉。香水。把他的頭髮理得頂好看。幫他穿上衣服。他看見自己如此美麗。很高興。我把他領去見大教長。我卻先落了他一百個路易。（錢名）注大教長一見了這樣的豔麗女子。不禁大驚。他原意要永久包了蘭爽的。因爲大會快散了。他只好先回到所管的地方。我因爲要常常騙蘭爽歡喜。常常送他些極細的内衣。有時給他長衣。教他不要告訴同事們。他們若問那裏來的這樣華美衣服。只好說買跑馬票。得了彩。不要讓他們猜着實情。後來我纔明白。不必教他。他原來比我聰明。比我伶俐。蘭爽很喜歡我。喊我作小媽媽。我教他裝作什麼都不懂的時候。他

大笑。他立刻裝出初從庵裏出來的樣子。像得十足。我第一個介紹給他的。是一位大教長。其後介紹的是貴族。司法界的人。大資本家。我正要介紹中等人給他。忽然出了叉。我們這種行業。是常會遇事的。把我的計劃都打翻了。只好同蘭爽暫時分手。唐模素從前。是常託我找人的。自從他姘了斐小姐之後。久也看不見他。後來他們拆了姘。他又來找我。他要個新鮮嬌貴女子。我立刻就想到蘭爽。因為這一位大財主。很放手花錢的。我的法子是不把男子的真名姓告訴女子的。免得將來多生枝節。女工們到我家裏來的。我也是一樣的保護。我這個辦法。為的是可以向他們討介紹費。因為不說真名姓。怎麼樣也免不了鬧事。且說我定了日子。那男的女的。就在我家相會。他們猛然初次相會。彼此都不認得。彼此再細看。都驚訝起來。我一看唐模素兩隻慾火如焚的眼。忽然變作滿眼的盛怒。我就大害怕起來。蘭爽喊了一聲。幾乎暈倒。唐模素喝道。你這不顧名譽的東西。我夢想不到。你到這裏來。這是我花錢教你讀書的結果麼。但是我該預先料到。你會變作蕩婦的。他走前一步。好像是要打蘭爽。我攔在中間。不曉得那女子說出什麼話來。我也裝作大客氣。喊人拿水來救蘭爽。把唐模素的精神引到另一件事上。我一見他生氣。我

就怕那大財主怪責我叫個尼姑來對付他。我很怕他說我騙他。他一把情節說明。我就曉得。在這一件事裏頭。我還是一個緊要人物。他把他乾女兒的歷史告訴我之後。我就有了辯護方法。我發誓的告訴他。他的乾女兒。是第一次到我這裏。是我部下女媒誘來的。你看他的舉動。就曉得不是慣常到我這地方。他看見你。很驚異。卻還不當作壞事。唐模素大罵。答道。他不當作壞事。他永遠都是不當作是壞事。

我一看他這個情景。同他再辯。不獨無益。恐怕還有害。我只好順着他。他說什麼。我都答一句。是。我只力辯。我並未會教他什麼。他的確是第一次到我這裏。唐模素發怒了好一會。後來怒氣慢慢散了。我同他談這件事。談了好一會。後來全歸咎到他乾女兒的母親身上。最後我答應。不讓他乾女兒再到我的地方。他應該把乾女兒帶走。約束他。我把蘭爽帶進來。其實是教了他幾句話。唐模素一見他。重新又發怒。蘭爽裝作天真爛漫的答道。乾爹來的地方。還會有什麼錯嗎。唐模素聽了這一句冷嘲的話。難過到十分。又發怒起來。大咒罵他的乾女兒。連他的母親同我。都咒罵在內。正要動手打蘭爽。蘭爽逃走。他追到大門大喊。從此永遠不願再見他母女二人。不許

蘭爽再到他家的門。隨即走回來對我說道。你這個可厭的騙子。我若聽見那個下流女子。再到你這裏來。我把你同他。交給警察辦。說完。他走了一句話也不聽我說。蘭爽經過這一番。十分害怕。不敢再來見我。但我曉得。他卻很感激我。後來他自己可以自由之後。有好幾次煩我幫忙。到我家裏。耍了許多把戲。卻並無鬧出什麼事。後來蘭爽同杜巴利在一起的時候。我曾見過蘭爽幾次。有幾次熱鬧日子。杜巴利還把蘭爽借給我。我儘有力量。可以使他享大富貴。不止一百次了。有幾次他求我設法救他。脫離杜巴利。我原有幾次預備好幫他逃走。他臨時游疑。又不敢脫離杜巴利。好像杜巴利有一種絕大的魔力。把他迷住了。杜巴利保留住蘭爽。等好運。保留得很不錯。

那拉緯的惡媒戈爾堂的紀載。說到這裏為止。後來唐模素真是永遠不再照顧戈爾堂。戈爾堂以爲他走到這不名譽的地方。遇着自己的乾女兒。大受打擊。從此悔過。再不尋外遇了。也許是他看見蘭爽。長得如此豔麗。因爲名分上。不能享受。發了妒心。也許他還要約束乾女兒。不能不以身作則。故此不再到不名譽地方。

究應如何解說唐模素的用意。姑且不提。但從戈爾堂記載一方面說。尙有幾層。可以原諒那失足女子的第一層。許多人說蘭爽少年是全在妓館過的。他常到這種地方。是有的。可是他不是去專作皮肉生涯。不過是羨慕浮華。又好奇。要曉得世界情狀。第二層。他並不任意同妓婦們相聚。他調情的手段。原是從自己心裏學出來的。並非從娼妓叢中學來的。他生來便是慾火甚熾。這慾火就是他的教師。

第三回 畫像

且說有一個少年。名杜瓦。以後幾回所說的事。都是以他爲主體。這個杜瓦。就住在拉比服飾店四層樓上。正在那服飾店女夥計們住的一層樓下。杜瓦那時。正是少年。身材生得好。穿的衣服很華貴的。有時穿得極美麗。有一天晚上。他正要走進他的房間。看見房門上。用針釘住一幅畫像。是他出門時候所未有的。覺得很奇怪。留心一看。畫的是人臉。不過粗粗的幾筆。卻很像他自己的面貌。畫的是他的像。無疑了。他一看出來。非常之歡喜。未免架了許多空中樓閣。心裏猜。誰是這畫師呢。

就猜到是有女子愛他。畫這一張像。表示愛情。那紙上並無名姓。只好釘住兩隻眼。看這像片。少年人的慾火是易動的。從此發生無限若干的希望。從希望就生出幻境。把全身的血燒到滾熱。自然一夜不能合眼。翌日早上。他正因一夜未睡。昏昏迷迷的時候。忽然聽見有輕輕搔東西的聲響。精神一振。這聲響像是從房門來的。他蹲下身子。從房門的鑰匙洞往外張。看見一個女人在門外。忙得很在那裏畫像。他開門看是誰。誰知那女人跑得飛快。喊了一聲。飛跑上樓去了。杜瓦這時候。曉得是拉比服飾舖的女夥計。且曉得拉比女東家。有時教夥計們畫畫。他把這第二張畫像。拿進房來。重新上牀。在那裏夢想去解決這件怪事。不知費了多少心事。他這時很爲愛情所感動。卻不知所愛的是什麼人。這個女人若不是個狂人。就許是天天站在他身邊的一個人。他卻認不得他。心裏尋思道。這個女人。一定是易於感動的。他所以用這個新奇法子。爲的是嫌別的方法粗俗。改用文雅手段。又恐怕同伴笑話他。爲女東家所不喜。他於是決意改換方針。第二天早上。在畫像之下寫。我願知畫師是誰。幾個字。把畫片還釘在房門上。

這幾個字。卻解了疑團。他出門回來時。看見他的畫像上。另掛一幅畫像。也是粗粗幾筆畫的。卻是

非常之美。畫像之下。寫的是。就是我。三個字。他曉得這一定是愛他的女子自描的眞容。把心思全注在這個人身。於是穿好衣服。走到陳列服飾的房間。留心細看那些女人。看見蘭爽對他微笑。他一看就認得。同眞容大略相同。那眞容不過是粗粗的幾筆畫的。已經十分感動他。現在看見本人。更是筆墨所不能形容他的異常感動。他好容易等到晚上。要同那人相見。先在房門上寫一句話。說是我的。小畫師幾時來見我。那女子寫了一句答道。你的小畫師。明早九點鐘陪你早餐。杜瓦趕快寫了兩句。說是渴想見你。我奉行你的命令。他們兩個人。自然都是很不耐煩的等。屆時。蘭爽果然溜進房裏。杜瓦閉了房門。雙手抱住蘭爽。這時候他就如醉如癡。自以爲得了天下的至寶。把飯桌擺好了。不讓人進來。但是他們兩人相會的結果。是很令人詫異的。

第四回 杜瓦 拉靡

再說杜瓦與蘭爽相會傾談。是很有趣味。然而不負杜瓦的希望。他想蘭爽的豪狂。過於戀愛。雖然一見。就不難曉得他是個情慾甚熾的人。但是他卻很能節制他。很單簡的對他說。男子若不能擔

負養贍他。他就不能讓這男子完全據爲己有。因此這初次相會的結果。不過彼此敷衍。都不肯吐露真意。

杜瓦雖算是膽大。蘭爽卻很有把握。毫不怕他。不讓他侵犯他。雖屢次來探杜瓦。都無結果。不能達目的。有一天。杜瓦求得甚急。蘭爽纔吐出真情。說道。我愛你。我很願意使你快樂。老實告訴你。我的慾火。還許比你盛。你該很明白。我拒絕你。並非什麼道德問題。我全爲的是小心謹慎起見。保護我自己。不爲你的引誘手段所犯。

我看來。只有一個法子可以使你滿意。你須養贍我。你卻不要害怕。我曉得你並不是個富翁。你雖說。將來或可以富。這卻不相干。我們不如只顧眼前。不必管將來。你的力量總够同我住。供給我飲食煤火。此外我每月只要你供給我一百法朗。製衣服和娛樂費。過這樣的日子。比當服飾店夥計。不是登了天堂嗎。我最討厭的是作事。尤其討厭的是舖子。我覺得天生我這個人。是號令人的。不是聽人號令的。

倘若我生有兒女。你照料他們。你倘若嫌費事。也可以寄養在人家。等到你有能力。再把他們帶回

來。我自信是個慈母。我們兩個人同過些日子。毋論你討厭我。或是我討厭你。都要老實坦白的說明。你卻要暫時養活我。等我找着人為止。我相信命。大約我再找別人。不見得什麼爲難。那時候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還可以作最好的朋友。各人幹各人的。你不麻煩我。我也不麻煩你。

這就是服飾店的小夥計的條件。讀者一看。就曉得他這個人。是很喜歡自由獨立的。然而並不小器。還可以曉得他有自知之明。料到將來要過好日子的。

誰知這個時候。杜瓦又姘了一個上等階級的女人。這個女人。大約有三十來歲。男子遇着這樣年紀的女人。比遇着少年女子。還危險得多。因爲這種女人。感動男子的手段。更多。無不用盡。明激暗誘。使男子加倍動情。杜瓦很詫異。自己居然能夠感動這樣高貴的女人。那女人不能使杜瓦相信。他相許以身。是極大的犧牲。杜瓦貿貿然以爲這女人。慨然相愛。他並非慕富貴。卻不曉得這女人。是欠負纍纍。杜瓦的進款。雖不多。這女人愛他。完全是爲的這不多的進款。

這個女人。既不學蘭爽那樣爽快。也不拒絕杜瓦。杜瓦只覺得這女人。是甘心樂意的遷就他。杜瓦又無閱歷。就被這女人迷住了。若論到新鮮活潑。這女人原比不上蘭爽。但是說到名聲地位。和並

無爲利的心。真情相愛。蘭爽卻比不上這女人。況且蘭爽。偶然常流露出身微賤的本相。是很令人討厭的。故此杜瓦迷這女人。越迷越深。

那女人要保全自己得的地位。就向杜瓦提議。將兩人的進款。湊集起來。同過日子。因爲他曉得杜瓦的進款。雖然不多。卻是源源而來的。同住之後。免得杜瓦再同蘭爽相會。杜瓦這個人。很糊塗。他把蘭爽的計劃。盡情說給他聽。那女人提議的話。說得是很動聽的。杜瓦應允了。偷偷的收拾東西。寫了一封信給蘭爽。免得他怨他無情失約。蘭爽回了他一封很奇的信。寫得很不通。寫的字也難識。一見就曉得他是不慣寫情書的。一讀這信。就令人曉得他是很有把握的。鎮靜不過。很有決斷。易受感觸。字字都是從心肝流出。並不是拚湊浮辭。有意造作的。蘭爽的回信說道。

你說。你不要我。要一個高貴女人。打算與他同住。我看你來信的意思。全是爲虛名浮華所動。並非出於真心相愛。我曉得。愛情只有兩個分別。男子看女人。分的是美同醜。我曉得十六歲的女子。價值高。比中年的老祖母。值得多。那怕他有當今在位王族的血統。也不相干。比不上十六歲的女子。你須細想。我給你二十四點鐘去想。你要記得以後你永遠再碰不着我這樣便宜的條

件。你不要害怕我將來有什麼困難。我另有一個所歡。比你相貌好得多。他年紀比你小。比你還要欠閱歷。愛情比你還要熱。我曉得。我告訴你他是個理髮匠。你是要恥笑我的。你現在急於要姘的高貴女人。往往愛底下人。不愛丈夫的。你自問。我的話。說得對不對。我說的那個男子。願意同我結婚。我不要結婚。因為我不要騙他。故此他很滿意。賃了房子給我住。讓我花他的進項。不必管將來什麼樣。只要彼此相愛就是了。你現在所作的事。你要細想。照現在說的話。我還是願意你。但是我愛你。也不會長久的。若是等到你討厭那老太婆的時候。再來找我。我惟有笑你。那時候你的美缺。已經被理髮匠補了。

杜瓦有豔福不會享。看了這封回信。大不理會。從此以後。有好幾年。沒看見蘭爽。他料不到。將來蘭爽不久就變作重要人物。也夢想不到將來之著名杜巴利伯爵夫人。就是這一個微賤女子。從前他原可以不費什麼事。就可以到手。他卻看不起他。不理他。過了幾年之後。還是他一個同逛的朋友告訴他。他纔曉得。這個朋友卻很留心於蘭爽。有一天這朋友同杜瓦開頑笑。求杜瓦到了華賽離宮之後。要保護他。把杜瓦頑笑夠了。纔告訴他。杜巴利伯爵夫人。就是從前的蘭爽小姐這位夫

人。雖然不在宮裏。卻住在華賽離宮。是國王寵的姬。杜瓦趕快走到華賽離宮去看。聽人說。最好趁這位伯爵夫人入教堂念經時候。在路上看他。杜瓦按照時刻。在教堂等。又有人指一個坐位告訴他。這是夫人常坐的地方。杜瓦於是挑了一個坐位。一定使伯爵夫人必定看見他。他就坐下老等。後來伯爵夫人到了。蒙了很厚的面紗。看不清楚面貌。杜瓦正在大失所望的當口。那位夫人跪下。揭開面紗。四圍一看。這一會子的工夫。杜瓦一看。果然是從前的蘭爽。這時候蘭爽居然是一位名貴的夫人。從前下流的粗俗氣。完全都沒有了。杜瓦大爲後悔。卻自以爲覺得伯爵夫人已經看見他。登時回眼向地下看。戴上面紗。好像是專誠念經。不到一會子。就起來。往旁看一眼。好像是要追憶從前已忘之事。杜瓦兩眼白瞪那教堂地下。伯爵夫人趕快向大門走。從此以後。杜瓦永遠不會再見伯爵夫人的面。杜瓦同蘭爽的關係。就是這樣結局。作者現在要說那理髮匠了。蘭爽的理髮匠。名拉靡。他的店。離飾服店不遠。他有兩個姊妹。同蘭爽認得。拉靡認得蘭爽。是他的姊妹介紹的。一見蘭爽。就愛到欲狂。最喜歡蘭爽的美髮。不久就求婚。蘭爽不允。只肯與他同居。這理髮匠手段好。要他理髮的人很多。很聚了幾個錢。房屋鋪陳得很華美。供奉着蘭爽。真是有求必應。蘭爽這時

候。以爲身在天堂。他向來是一無所有的人。他現在有了許多東西。自以爲是貴如王后了。有錢到手就花。以爲是來源不竭的。以爲什麼快樂事。都可以到手。以爲最快樂。是不要作事。終天的心思。都用在衣服打扮上。他在服飾店。看慣了華麗服飾。從前原說過。一旦得意。至少也要四個女人服事他。聽他指揮。他第一件留心的事。就是他的一頭美髮。他與拉靡同居。不獨有拉靡替他梳頭。凡是拉靡的同事。都來替他梳頭。試看梳出什麼新花樣。理髮匠見了這一頭的好頭髮。就要演手段。就如營造師見了好工程一樣。這班理髮夥計們。那一個替他理得最好。蘭爽就同一那個接吻。當作酬勞。拉靡自然是盡力。不讓他人沾潤。有時候蘭爽自出心裁。要他們照着梳。往往很有新式。有時候又改良舊式。有一種頭名杜巴利。就是這樣發生的。他梳過頭。就打扮。他本來是寒家裝束。並無特別的打扮。並不華麗。現在以爲有了錢。就要打扮得賽過最時髦的上等妓女。於是奢華到都毫無限制。怪不得不久。那理髮匠很不容易省下來的幾個錢。都花完了。

除了打扮之外。蘭爽還要拉靡帶他去看戲。去跳舞。不然就是逛鄉下。天天都有新花樣。拉靡的同事。雖然也湊些錢。等不到三個月。錢固然是花完了。還欠了許多債。買賣也沒得人管。債主成羣。跑

來討債。兩個人不知怎樣是好。後來弄到快要捱餓了。拉靡只有一條生路。就是同他的至寶的蘭爽分手。自己逃到英國避債。兩人分手時候。是很客氣的。拉靡這時雖是人財兩失。倒是很達觀。處之夷然。分手之後。蘭爽回去與母親同住。設法度日。他母親向來。有時也料理些家務。有時去服事病人。但是所靠的進款。還是靠他晚上去兩處御苑。和大街。得來的錢。後來女兒來了。那母親就約了女兒作同這種買賣。遇着天氣好。母女二人出外。名爲散步吸空氣。等到歸家。身上都藏滿些錢。

第五回 夜遊

且說蘭爽的母親。偶然在圖洛里公園。遇着一件事。是第一步引蘭爽入富貴之途。有一晚。他們母女二人。坐在一棵大樹下。在那裏招惹過客。忽然有一個穿得很好的少年。看見走近前。聽他們說招客的話。他對母女二人說了不多幾句話。忽然吹哨子。就把他兩人拘捕了。原來這個人。是園裏的便衣偵探。巴黎城裏。這一方是最不道德的。警吏巡查得很嚴密。但是巡查得雖然密。往往借此替警吏們添一個生財的門路。警吏們倚着勢力。訛詐賣笑女人的錢。蘭爽母女二人。這時候身上

一錢不有。不能花錢買放。那偵探就把他們拘往官廳。他們只管一路的哭。一路的哀求。都不相干。碰巧有一個路過的教士看見了。這教士大約也是遊園時碰遇的。他有他的意思。緊跟着這兩個女人。一直等到月色照見這兩個女人的臉。更巧的是這個教士認得蘭爽的母親。把那偵探喊住。說這兩位是他的親戚。要求立刻釋放。偵探答應。教士掏出幾個法朗酬謝他辦事認真的勞。母女二人抱住教士的頸子。十分感謝他。教士非常歡喜。只要求他們領他到他們家裏。請他吃些晚餐。就算是酬謝。他們三人上了馬車。不一會子就到了。一點着蠟燭。教士直立在燭光之下。問蘭爽的母親認得他否。他裝作細看那教士含笑的紅臉。大笑道。我以為是誰。原來就是你這個狗教士。誰估得到你在這裏呢。你在這裏幹什麼。幾時來的。回頭對他女兒說道。孩子。這一位就是安吉神父。你過來撲抱伯伯。於是三個人笑說。他們今晚不期而遇的事。這一位教士就是前數回說過。高默在唐模素外室。斐小姐家裏的時候。常來探望的。那神父說道。我先把同你們分手後的事情。略說一遍。斐小姐造了許多謠言之後。我的上司把我調到別的寺裏。那裏的日子。我真過不來。我決意要逃走。卻不容易逃走出來。我原想離開法國。又怕住在外國不慣。我隨即想出一個法子。這個法

子。卻來得慢。然而無甚不便。我的法子。就是裝作苦心改過。走到上官跟前。把我的憂愁悔過的話。告訴他。又說我對於神聖宗教。是罪大惡極。非從頭至尾。痛苦改行。良心上總不能安。我非吃盡多少痛苦。不能心安。我決意要投入拉特拉寺。去痛苦修行。求他轉求教王。准我去。我哀求得極其懇切。他就上了我的當。答應我。賀我能改過自新。他的門下走了這樣立志堅苦的人。很有點捨不得。他盡力的替我轉求。果然就讓我入了拉特拉寺。到了那寺。他們很特別的看待我。我很高興的裝假。按着他們嚴酷的規則去修苦行。慢慢的越長越瘦。得了咳嗽病。咳的聲音又多又響。全個寺裏都聽見我的咳嗽聲。那咳嗽病。越久越兇。我又出些力。竟吐血來。那方丈看見我這樣情形。果然中了我的計。他說我再不能受苦了。再受苦。恐怕要得肺癆病。上帝並不是要人死。纔算改過。現在病體已經很弱了。立刻要我去培養。我聽了他這樣吩咐。還裝出很心痛的樣子。對他說。我誠然有病。但是我不久就要把罪惡都洗刷淨盡。去見上帝。我心裏反覺得歡樂。他答我說。他聽了我這番話。未免打戰。自殺是大罪。要我聽他的話。算是修行期滿。立刻離寺。我答道。我現在得了癆症。離死不遠。怎麼好再投別的寺呢。不如讓我死在這裏。讓我死在你跟前。可以超凡入聖。爲這拉特拉寺。

作個好榜樣。他答道。我的寶貝兒子。這是萬不能行的。你不能再受我們這裏的苦。不如我寫封信交你。去見巴黎教長。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信裏告訴他。你爲什麼事非離我這寺不可。你病重。不能再入別的寺。請他派你教外的職事。與你的病體相宜。我歡喜看見你在巴黎教長辦事。我聽了大哭。抱住方丈。痛哭不止。裝作聽他的吩咐。拿了信。就到了巴黎。現在我過的是吃素日子。做不費力的事。當聖天士特鄉教堂常駐的教士。當了這一席。卻是既不能富。又不能貴。然而比在拉特拉寺好得多。很有許多消遣機會。我不久就養肥了。現在同一個老婆子同住。我在他那裏。當他家裏的教士。他的房子很華麗。我在他那裏很有用。我總要介紹你們見他。他很喜歡美貌女子在他身邊。我盼望他喜歡你的女兒。你讓我替你們設法。不久我就給你信。母女二人聽了這番話。非常高興。蘭爽小姐心裏。又架起空中樓閣來。

第六回 誣陷

且說。上回教士說的老婆子。是拉格夫人。是個很富的寡婦。巴黎很著名的一個怪物。教士同蘭爽

母女談完話。就回家。預備明朝念經。曉得寡婦那天獨自一人在家。就求他。讓他早些念經請半天假。因為他的妹妹同姪女來探他。他要領他們出去逛。拉格夫人自然是答應。給他假。不過要他把親眷帶來見見。寡婦住的地方。離巴黎不遠。約定時刻。親眷們過來。後來見了面。寡婦很喜歡蘭爽。就留他住。蘭爽說。要請示他母親同伯伯。他們答應了。還謝謝拉格夫人的好意。讀者留意。從此以後。蘭爽又到了一個新世界。以後不稱蘭爽。改稱倭波尼小姐了。那老寡婦。請倭波尼小姐同一桌吃飯。出入應酬。都是同寡婦在一處。這位小姐。到了應酬場中。不去學什麼道德。專去學那時髦派頭。學成一個完全十足。賣弄風情女子。比從前更能迷人了。於是就有了謠言。說他常時背着這寡婦。去同寡婦的底下人作那不名譽的事。誰知倭波尼小姐作事的手段很高。雖有謠言。卻沒得人相信。拉格夫人的女伴。也竭力的說並無其事。這點謠言。並無什麼效果。須知那位小姐。意不在底下人。卻在拉格夫人的兩個兒子。原意只要兩個之中。勾引一個。誰知兩個都愛他。兩兄弟大吃其醋。鬧到不可開交。卒至鬧到拉格夫人大怒。起初。拉格夫人非常之喜歡這位小姐。不知送了他多少衣服首飾。拉格夫人要盡力打扮這小姐。不知道要打扮到什麼程度。纔喊他作小公主。又說。這

位小姐滿臉都是真貴族神氣。面貌又豔麗。到老都不會衰殘的。比他自己少年時好看得多。常常恭維他。摟抱他。真是愛如己出。但是小姐全副精神。都用在寡婦的兒子身上。他最喜歡的是老二。然而不便常常只向老二下工夫。有時候是老大得了便宜。他周旋這兩兄弟之間。周旋得很巧妙。假使不是老寡婦聰明。加以這兩兄弟的所愛（就是寡婦的女僕）吃醋。這兩兄弟都要變爲小姐的奴才了。小姐這時候。不獨要抵禦老寡婦慢慢討厭他的心。還要抵抗兩個女僕吃醋。這兩個女僕。從前得那兩位少爺的禮物不少。自從倭小姐來了。都是小姐得了。兩個女人就串同陷害倭小姐。佈置周密了之後。就冤倭小姐偷東西。查問起情形來。卻十分像是真的。又乘機造謠言。說是倭小姐不獨要勾引兩位少爺。還同底下人不好。結果是這老寡婦查問出來。形迹可疑。責備兩個兒子一番。把倭小姐閔走了。倭小姐只好又回到母親那裏去。寡婦的兩個兒子。捨不得花錢。不肯去養活他。他只好又捱窮日子。他的母親雖嫁了人。這個人不過是個小錄事。只能夠過活。倭小姐日夜在那裏。盼望逃出這苦境。再過好日子。因爲他長得實在美。不久就有富貴逼他來了。

第七回 四媒

且說倭小姐母親住的那條街。相離不遠。有一位奎尼侯爺。在那裏開場聚賭。是用女人引誘人家入場。在賭場中用手段騙人。侯爺見了倭小姐。就當了奇貨。請他到賭場裏弄手段。又勸他在賭場裏不難遇着受迷的人。他就可以脫離災難。永享榮華。倭小姐自然是相信的。果然就入了賭場。常去賭錢的人。內中有一位。名叫杜巴利。人家同他客氣。都稱他伯爵。但是他既不是世襲。國王又未曾封過他。也原是不配稱伯爵的。相貌身材都不很好。又並無什麼錢。卻是終日都是游閒自在的。舉動是非常之闊。總有許多穿得很華麗的女人跟着他。他那裏來的錢。卻是不難猜着的。他專靠作了許多惡。毀了多少人。纔能夠終日同最富的人周旋。不露破綻。他一看見倭小姐。立刻以爲奇貨。就要收在部下。這個女子年紀又青。相貌又新鮮又美麗。彷彿是個天仙。又是未曾在上等妓女中露過面。態度最能動人。國內無論什麼極高貴的人。見了有不受迷的麼。他就趕快的同倭小姐面談。答應他不曉得多少好處。告訴他。有許多少年女子。都是他出力推升到很高很有名的地位。

他說話既動聽。又引了許多事實作證。倭小姐立刻應允。願歸到他保護之下。杜巴利於是把他的所歡闕走了。叫倭小姐補他這個空。他的所歡。替他生了個孩子。痛哭的哀求。也不中用。杜巴利心狠不過。就把倭小姐接了來。杜巴利很愛他的新歡。不到幾時。倭小姐很討厭他。杜巴利於是裝作吃醋的樣子。大開門戶的開賭。其實是專要招引許多人來看這倭小姐。倭小姐不用說。是很贊成的。凡是闊老到杜巴利家。無不恭維倭小姐的。杜巴利不知道把他這奇貨。借與多少人用。名義上卻還是他據爲己有的。他家裏不曉得頑過多少把戲。卻是非常之祕密。所有那些曾經同倭小姐有過關係的人名姓。至今一個也不會洩漏出來。最奇怪的是。倭小姐這時候。閱人甚多。他還是守着杜巴利。不把他踢開一邊。這並不是因爲杜巴利自己的力量做得到的。倭小姐同杜巴利。並不見能相得。鄰居人家。常見倭小姐止披了梳妝衣。坐在窗口痛哭。有時好像要墜樓而死。他覺得的痛苦。大約爲的是杜巴利年紀太大。而所享的富貴。全是這老頭子給的。也許因爲杜巴利監視得太嚴。不讓他人接近他。幸而倭小姐正要走好運。杜巴利甘作孤注一擲。不然。倭小姐被杜巴利利用。不知要利用到幾時。且說一七六八年。法王路易第十五。最相信最親暱的一個內侍。名叫萊白。

偶然遇着杜巴利伯爵。萊白奉命私選美女。路易第十五。從前最寵幸的是一位旁白多夫人。這位夫人見自己慢慢年長寵衰。還要想出妙法去固寵。於是在華賽離宮裏。布置一個鹿圍。挑選好些少年女子進來。預備路易隨時臨幸。究竟選了多少女子進來。是無數可考的。有些自然是沾不着君王的雨露。有些也不過是兩人親近密談。有些被幸的。也不能久留。因為路易是厭故喜新。又極畏懼旁白多夫人。恐怕他吃醋。這位夫人。只要一見少年女子有手段。或相貌很美。能牢籠得住路易的。就恐怕樹了勁敵。立刻把這女子帶出宮。但是一入這鹿圍。那女子就享些利益。也就有了聲價。譬如有人娶路易幸過的女人。就可以得二十萬法朗妝奩。卻有一層。這兩個結婚的人。須往邊遠地方居住。也有幾個得着特別優待的。仍可以住在巴黎。例如莊夫人嫁的是一個銀行家。諾夫人自旁白多不與路易交接之後。第一個被幸的。還有一位沙小姐。卻住在庵裏。此外還有許多位。都是被幸嫁人之後。不必遠徙的。這樣看起來。這個鹿圍一年花錢不少。只算選進圍的女人。一年就花到一千萬法朗。其餘管理鹿圍的官吏。依附鹿圍吃飯的蛀蟲。還有選進來女人的教練費。打扮費。還都不算在內。況且這種地方。還有許多浮費浪費。一年不知侵耗國帑多少。當時這種開銷。

都包括在費用兩字之內。誰也無法稽考。後來越費越多。無以爲繼。只好把鹿圍關了。路易無繁華日子好過。只好獨自一人納悶。後來路易年力漸衰。加以縱慾越易。越不能持久。就慢慢不像從前那樣好色。然而盲者不忘視。有時還是要近女色。左右近習。也不肯斷絕他這一條尋樂的路。就是一位御醫請來。御醫就說。驟然斷絕色事。恐怕有極大的危險。路易也很相信這位御醫的話。於是就派他的親近萊白。去選美人。

第八回 專寵

且說萊白出宮選美人。見了許多。都不合意。有一次跑得疲乏了。又很失望。只好請教杜巴利伯爵。他曉得伯爵眼力最高。又最喜歡辦這種事。見了伯爵簡直告訴他。費了多少事。也選不着一個。可以使國王喜歡的女子。伯爵說道。原來不過這麼一會事。算不了什麼。我現在有一個。正合式。你是曉得的。我說合式。一定很是合式的。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話。不必再考慮。你來吃飯。我若是不能叫你看見一位美人。是無論什麼刁鑽古怪好色的帝王。都可以滿意的。你就喊我是個呆子。萊白聽

了。很高興。摟抱伯爵。答應來吃飯。伯爵趕快回家。把情形都告訴了蘭吉小姐。（從前都稱倭小姐。在杜巴利家。卻稱蘭吉小姐。後來再改稱叫。注）教好他一切應造作的態度。把他的希望抬高了些。又告訴他。不過要進華賽離宮。引動這位好色君主。不久就可以專寵。就可以站了旁白多夫人向來所站的地位。但是同萊白見面的時候。要自稱大杜巴利（杜巴利伯爵之兄）的夫人。要用盡手段。一定就可以得法。萊白一見蘭吉小姐。豔麗迷人。身材苗條。眉目明媚。不禁驚魂動魄。他自己血管裏的血。熱到滾了。曉得路易看見。必定異常歡喜。同杜巴利們吃飯吃得極高興。杜巴利乘機對他說。不能令他的嫂子。當平民謁國王。應該當作一位貴婦。要當作貴人之妻。纔顯得這位貴人效忠君主。要把貴婦當作一位能領略君主屈尊相就。提舉他作君主伴友的好意。還要使這貴婦人。不即不離的。崇拜君主。要當作一位美婦人。用全副精神。獨承君主恩寵。不能忍受君主再容得有平常妓婦在至尊跟前。萊白這時候。爲蘭吉光豔奪人所籠罩。不能有什麼話駁杜巴利這番話。惟有盡力設法。使杜巴利達到目的。於是回到宮裏。對路易說。找着一位伯爵夫人。願意使君主快樂。但先要說明。是不能侵犯的。又說。伯爵最愛他的夫人。力勸路易遣散他所愛的女人。有人

造謠言。說萊白對路易說過這番話之後。用路易名義。先據伯爵夫人爲己有。又有人說。有人使他曉得。只要把這件事辦好。許他許多利益。總而言之。萊白對路易說得天花亂墜。很激動路易。就獻計。預備晚餐。以便路易親眼相見這位夫人。於是佈置好一間小屋。使他們同吃晚餐。路易果然不能自主。當夜就宣召伯爵夫人入宮。萊白一想這件事進步得太猛。覺得於己有點不便。後悔不該爲杜巴利伯爵所利用。忽然要警告路易。是個騙局。告訴路易。這個女子並未嫁人。並不是貴婦。是個平常人家的女兒。路易答道。這卻不好。先叫他立刻嫁人。省得鬧麻煩。萊白還要勸路易幾句話。路易變了臉。立刻就決定。把蘭吉小姐嫁給大杜巴利。這個大杜巴利。原是個老嫖客。不分日夜。專門縱慾的一個人。萊白先把這個辦法。告訴大杜巴利。他曉得締婚之後。更可以縱慾。況且可以得許多錢去亂花。自然是無不依從的。一七六八年九月一日。大杜巴利同蘭吉小姐在某教堂行結婚禮。那蓋印的小吏。夢想不到這位新嫁娘。將來的前程。是非常之大。這小吏一見這位新娘。也是魂飛魄散的。照例他可以享受對新娘接吻的利益。正要走上前。新娘子很驕傲的後退幾步。不讓他接吻。這都是事前杜巴利教給他的。要擺出高貴的身分來。杜巴利見他們僵了。只好解圍。只許

小吏規規矩矩的親新娘的臉。很正經的說道。新娘只許你享受這一次利益。這是末了一次。路易知道蘭吉小姐已經結婚。異常歡喜。從此以後。什麼事也不管。全副精神。都用在伯爵夫人身上。慾火一天比一天猛。杜巴利兩兄弟。見此計已行。自然就有許多希望。惟是應該怎樣教導駕馭伯爵夫人。卻是一個爲難問題。最難是他不曉得許多細微曲折。纔能保全他的地位。幸而伯爵夫人。卻是很聽教的。教他做什麼。她就做什麼。絲毫不差。他卻都很知道分寸。很能隨機應變。兄弟兩人很放心。但是路易的嬖倖。和左右的近習。卻都是不好惹的。時時刻刻都要辦防。又不要給他們曉得兩兄弟暗中拉線。還有萊白很在那裏留心監視。杜巴利兄弟們很怕。忽然有一天。國王把他們驅逐出宮。又怕遇着這種事體。那老實不作僞的伯爵夫人。就自己作主。把他們撇開了。兩兄弟很費了些盤算。還是小杜巴利想出妙計來。真是非常之巧妙。小杜巴利的妙計。就是表面上見同伯爵夫人脫離一切關係。從此足跡不再到宮裏。卻安置自己的妹子杜小姐。在伯爵夫人左右。這位杜小姐長得奇醜。先不招伯爵夫人之忌。也不致聽了別人的話。置他哥哥的妙計不顧。況且他人尙聰明。也稍有文名。又善於辭令。不難操縱伯爵夫人。這計一行。果然杜巴利伯爵夫人。常同

杜巴利通消息。故此路易這一位專房之寵。遠遠的被杜巴利暗中監視操縱。常常有人出入華賽離宮傳遞消息。有時用口傳。有時寫字。有時杜小姐自己親到巴黎。就在他哥哥家。回去離宮時。又帶去許多訓條。雖說是杜巴利兄弟費了許多事教導這伯爵夫人。但是伯爵夫人卻也非常之聰明。因為他從來沒有受過教育。也未沾過上等社會的薰陶。他自從受路易恩遇之後。所有一切語言舉動。都未受過旁人指摘。況且他也有失檢的時候。又有許多人設計侮辱他。他居然不被人批評。非聰明是做不到的。在宮廷裏頭。伯爵夫人有一位最大的仇人。最要防備的。就是舒華胥公爵。這位公爵。對於路易第十五得君之專。也比得上路易第十三時代的立殊理紅衣大主教。杜巴利伯爵夫人專寵的時候。正是路易第十五最信任舒華胥公爵的時候。這位公爵。足智多謀。是縱橫家裏頭一把好手。路易第十五以為除了他。別人是抵抗不住法國的仇敵。這位公爵既善於辦外交。又能勞於國事。路易自己是殆於朝政的人。這位公爵的確是國王的一個好幫手。誰知事機一變。這一位赫赫威權的宰相。竟敗於杜巴利伯爵夫人一個文弱女子之手。真是令人聞之。不禁毛髮聳然。

這位公爵有這樣才能。自然是國王少他不得。況且他又是有名貴族之後。同歐洲王室都有瓜葛。尤與羅綸爲更親。因此同奧大利親善往來甚密。波爾邦朝。自然是另眼相看。當時他又出力抵禦耶穌軍。故此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也同公爵親善。就曉得他的徒黨很多。所有宮裏宮外的官。有許多都是他的人。拿近支王族來說。有一半是怕他。有一半是巴結他。求利益。杜巴利兄弟。對於這樣有威權的人。不能不害怕。自然是要想盡方法去巴結他。知道他也是個好色之徒。佈擺好了。叫伯爵夫人竭力的去激動他。豔羨。誰知又生出麻煩來。卻是杜巴利兄弟所料不着的。這麻煩就從舒華胥公爵的妹子格拉蒙公爵夫人發生出來。這一個公爵夫人。既高傲。又強橫。陰謀多端。直出他哥哥之上。竟能夠全把他哥哥。放在掌握之中。有許多心眼不好的人。還造謠言。說他們兄妹之間。很有些不乾淨。到底這種謠言。有無根據。姑且不論。總而言之。這位公爵夫人的確是宮廷中一個好手。猛毅不過。橫行放肆。不顧廉恥。以爲道德兩個字。只有平常人應該篤守的。他自己是個貴人。可以完全不管道德的。這時候雖是半老徐娘。面貌也不過中人。他卻毅然要作路易第十五的專寵外遇。他倚着他的位分高。他兄弟的權力大。不必費什麼事。弄得路易很信任他。因爲這時候旁

白多夫人已死。路易也要有個親信人如格拉蒙夫人。常常商量諸事。故此這位夫人。更容易得路易的信任。路易爲人懦弱。是無甚振作的。加以非常之好色。這位公爵夫人。幾乎使路易不得不入他彀中。但是每次格拉蒙公爵夫人快要得手。又被新人物比他新鮮。比他能動情的。闖進來。把他推開了。路易的身心。都全使在這新進的美人身上。平常的女人。受了這種的排擠。都是不甘心的。何況公爵夫人。這種陰很奇妒。久懷大志。不肯讓人的。甘受排擠。公爵夫人很生氣。全副精神都用在報仇上。無論什麼結果也不顧。用盡他駕馭哥哥的權力。勸他事事反抗杜巴利伯爵夫人。這報仇的舉動。不幸就是舒華胥公爵失敗的先聲。因爲杜巴利伯爵。曉得公爵兄妹。都是反對他的。他就立意同他們對敵。不是他打倒公爵兄妹。就是被他們打倒。成爲勢不兩立了。他找着一位大臣。名摩標的幫忙。這是後來的事。暫且按下不提。再說公爵夫人。以爲最妙計策。無過於把杜巴利伯爵夫人的短處壞處。加倍播傳。使路易知道。自然就要討厭這一個出身微賤的專寵。他卻聰明。自己不去播傳。恐怕說他吃醋。他的哥哥也覺得自己不便去告訴路易。於是假手報館去發露播傳伯爵夫人的陰私。自然就會吹到路易的耳朵。公爵很有權力。把路易新得外寵的事。洩漏在外。

使全國皆知。又派人四出打聽伯爵夫人的出身。及一切行爲。再把得來的事跡。添些作料。就把伯爵夫人種種的不堪。盡情發表出來。還以爲未足。又請了許多人。編了許多歌曲。在各處街頭巷尾去唱。於是就驚動到全國皆知。報上所登的。也都是這種不堪的話。當日有一家的報說道。

有一位杜巴利伯爵夫人出現了。他的美貌。很闕動一時。聽說入宮謁過君主。君主很被他美貌所迷。他這樣的忽然平地一聲雷。自然就有許多去探訪他的來歷。有人說他出身微賤。一生慣作不名譽的事。又有人說有一個名譽很壞的杜巴利。冒充貴族後人。強逼他乃兄娶這個女人。由此就做到外寵。他原是有名識貨的。又曉得國王歡喜怎樣一等女人。就引動萊白去找他。萊白就佈置。送這女人去同國王相會……

這家報館。若沒有強有力的人保護他。他那裏敢這樣放肆。這是顯而易知的。過了幾天。又登了一段新聞。說道。

近日又出了一個新曲子。叫做波爾邦尼。人人都喜歡聽。也不曉得因爲是這新曲盡情披露了許多新聞。抑或是腔調好聽。各處地方人人都曉得。無論窮鄉僻壤。或是街頭巷尾。都聽見人家

唱這新曲。曉得這件事的。說是因爲挖苦一個女人作的。這個女人。出身卑賤。現時在宮裏大出風頭。這是羞辱這個女人。是不必隱諱的了。作歌的人。真是不遺餘力去收輯材料。把這女人的醜歷史。傳到後代。

又有一段新聞說道。

這個新製的波爾邦尼曲。已經遍傳全國了。宮裏的官吏們。都曉得這個新曲。是影射一個卑賤惡劣女人。在巴黎及宮裏享很大的名聲。很出風頭。這個新曲既然同這下賤女人有關係。可見這件事。實在是太醜了。

這初編出來的新曲。還不見得十分不入耳。後來再編出來的。那裏的話語。真是難聽。都是國裏的下等人唱的。作者把初編的曲子登下來。若不是專爲杜巴利夫人編的。卻是很合他的歷史。（原書法文曲二段不譯）除了曲歌之外。還編了許多下流笑話。有一個說的是杜巴利夫人。是個運動好手。這一跳。就從新橋跳上寶殿。新橋是巴黎最有名下等妓女的聚處。寶殿是巴黎一條窮街的柵欄名。

第九回 暗鬪

且說從這些粗俗歌曲看起來。可見得當時怨恨杜巴利之深。衆人對待國王的新寵。未免太不留餘地。當時的大文豪倭特。也是很聽舒華胥驅策的。也去作那可鄙的事。他所作的最有力。最不堪。他這種著作。在當時已經算不堪之極。近今這種著作。那裏登得出來。除了製曲造謠登報之外。舒華胥們還在宮廷造出許多騷擾反對這位新寵的事。後來路易第十五也無法。只好叫伯爵夫人斂跡。使他在宮裏露面。這一來。卻大有關係。因為既不能堂堂皇皇的進宮朝見君主。他所處的地位。就很危險。若來朝見。就不能正式承認。那就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閃走。讓別位新蒙寵幸的頂補了。這就是有冤沒處訴。總而言之。若不能入宮朝見。竟同鹿圍的女人們一樣。只能夠私見伯爵夫人。與路易在芳丁堡離宮同住。雖佔專房之寵。但是不能當衆隨國王出遊。也不能當衆同國王飲宴。太子和王弟王姊王妹。他都不能去見。大臣們也許有幾位還看得起他的。是也不能正式承認他。他又不能公然的招待各國公使。他自然是很着急的。要正式入宮朝見。他的仇敵。自然

是一樣的着急。設法不讓他朝見。一七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有一份新報。就登了一段新聞。說是風聞現已決定。伯爵夫人不入宮朝見了。他的美貌引動了許多廷臣都讚美他。國王好像是有意要添許多美貌女人。因為訪查他的出身及歷史。得了不好的結果。國王就不要他朝見。只好多頒些賞賜。又特別的優待他。償他所失。現在伯爵夫人住在華賽離宮萊白所住的地方。當日原是萊白帶他見國王的。

這一段新聞。自然是伯爵夫人的仇敵所登的。過了數天。報上的腔調。卻和緩些。十二月廿八日登的是。

杜巴利夫人。仍然是令宮裏宮外的人注意。又有讓他入宮朝見的消息。因此生出兩黨來。一黨主張朝見。一黨反對朝見。卻有一層。若果朝見。則內閣必定改組。舒華胥公爵。曾經明白表示反對伯爵夫人。改組名閣。一定不能仍居朝列。伯爵夫人有波登們相助。以逐公爵為利。他們向來不敬禮公爵。疑心他對於宗教問題。無誠意。杜巴利夫人向來是富於自由獨立思想的。不久就要厭倦宮廷的生活。將來不過作個居間人。替少年們謀官而已。

再過不多幾天。同是這個報。登的新聞。更讓步。居然有恭維杜巴利夫人的話了。這報說道。

現在最能激動人的新聞。就是定期下月三日。杜巴利夫人入宮朝見。同這事相關的一件趣事。我們應該登出來。使讀者也知道。這位夫人宅心慈善。退讓爲懷。前幾天。這位夫人請一位唐模素來。這位老先生得了請帖。很詫異。夢想不到有這一天。他承伯爵夫人致敬盡禮的接待。他非常之歡喜。唐模素告訴人。伯爵夫人問他能否記憶許多年前。他作過一個鄉下女兒的乾爹。怪他後來不大理這個乾女兒。拿出一張憑據來。證明他自己就是這個鄉下女兒。又說他尊敬這位乾爹。只亞於尊敬他自己的母親。現在他不獨謝他。還要厚厚酬報他。

這是一件非常之事。卻是實有其事。君主知道了。很重視杜巴利夫人。現在已經把旁白多夫人住的房子。給杜巴利夫人住。有一位那安伯爵反對。無效果。他又極力的再反對。結果是罷了官。幸而他爲的是愛國。不是挾嫌。但是這件事發生之後。畢竟杜巴利夫人還是一定入宮朝見。毫無疑問的了。當時天天有人拿朝見和不朝見。兩個問題。賭輸贏。後來果然定了正月廿五日朝見。這個消息播傳得很快。就有許多好事的人。跑到華賽去幫忙。卻大失所望。杜巴利黨。要求先證明伯爵夫

人家世。然後朝見。於是大杜巴利派人到英國。證明伯爵夫人是巴利摩名門貴族之裔。正在這個當口。就有許多人。巴結伯爵夫人。有送美地的。有送厚禮的。他們說不是送給夫人。是送給將來誕生的王子。預定好了。白安夫人作王子的乾娘。白安夫人的兒子。白安子爵。當過路易的近侍。同杜巴利伯爵最相好。得入御前馬槍營。不久也得朝見。路易非常喜歡他。常叫他馭御輦。宮內私宴。也有他一份。杜巴利夫人因為久等朝見。自然是很不耐煩。路易之所以耽擱。是因為不便公然的不理那些王親王戚。故此要等到水到渠成。他很曉得王親王戚們。極不喜歡這件事。派一位公爵去把自己的意思。告訴王親王戚。又去告訴公主。叫他務必順從父王之意。這種交涉。卻辦得不甚好。舒華胥公爵們。苦勸公主抗命。說得那杜巴利夫人。出身如何卑賤。道德如何喪盡。生平名譽如何臭穢。務使王親王戚們。極力反對。因為不便把那些粗俗歌謠。給公主們看。舒華胥們另外叫人作了些冷諷。在巴利夫人的新聞。說得略為含蓄些。給公主們看。這幾篇冷諷文章。明說的是恭維杜巴利夫人面貌如何豔麗。裝束如何動人。卻可憐那些高貴夫人小姐們。都比不上他。誰知道幾篇文章。收的是反對效果。路易見了。更加愛上那位杜巴利夫人。都曉得愛情這件東西。越有人反對。

是越愛得深。老年人的性子。又尤其倔強。路易這時候。要杜巴利夫人住得近。這把公主搬到已死的太子所住的地方。公主所住的地方。讓給杜巴利夫人住。這樣一搬動。路易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親近杜巴利夫人。又便利。又祕密。公主和他的姊妹們。離得遠。又和他極討厭的人作鄰居。路易都不管。又叫那位公爵去勸幾位公主。倘若他們是真愛父王的話。就應該順從父王的意思。不要多說閒話。

末後舒華胥公爵們的陰謀。和他們毒罵杜巴利夫人的歌曲文章。鬧到十二分利害。杜巴利兄弟們。這時候不甘作自保的計策。還要進兵。攻擊仇敵。他們定計。不好明攻。要杜巴利夫人出馬。用極細巧的手段。去攻敵人。但是杜巴利夫人。是個少年女子。向來都是胸無城府的。只會遊戲快樂。心裏是怎樣。嘴裏也就是怎樣。現在要他去使祕密細巧手段。卻不甚容易。他並不是不討厭他的仇人。也並不是忍受着不露。他卻把仇人們所作反對他的事情。當作笑話。杜巴利對於仇敵們所作的事。非常之生氣。杜巴利夫人知道。只付之一笑。當時有一件小事。有人知道的。都以為極其不相干。事後追想。纔曉得是一件極重大事件的預兆。據說。有一天。杜巴利夫人兩手。拿了兩個橙子。忽

然向空中一拋。一面說道。這是舒華胥。這是巴拉林。有人曉得他你的意。就預料不久將有政變。但是這種非常舉動。是要慢慢釀成的。當時那操大權的舒華胥公爵。自以爲穩如磐石。無人攻得倒的。又如一株根深柢固的老樹。枝葉高出天際。根柢深入黃泉。當時的實在情形。卻不然。確有許多。人預料他必敗。也有許多人很願意看他倒。杜巴利夫人要朝見的話。無時不有人提到的。卻又有一件爲難。因貴婦人中。無人願意帶領他朝見。當初白安夫人。已經答應帶領朝見。後來有人遊說他。他恐怕有後禍。又推辭了。不肯帶領。臨時又不好失信。只好推說是扭了腳骨。用布裹腳。躲在家裏。杜巴利伯爵曉得。非大刀闊斧不可。就費了許多事。找出一位多洛尼夫人。這個人的名譽。也不見得甚好。因爲杜巴利以重利誘他。他就答應了。於是多洛尼夫人先入宮朝見。公主曉得他朝見的用意。就故意的要他。按照儀注。朝見的人跪下。捧着公主的衣邊接吻。公主喚他起來。伸手。讓他接吻。這一次多洛尼夫人在公主面前跪下。公主不叫他起來。又不伸手。由他跪在地下。羞辱他。然而這事醞釀已久。無論有多少阻礙。杜巴利夫人朝見。是定實了。路易吩咐把旁白多夫人所住的地方。重新裝飾起來。同國王所住的那幾所。重新打通。這就是預兆。杜巴利夫人不久就要享受路

易的特別優待。彼此可以常通往來。

且說多洛尼夫人朝見之後。又過了一個月。中間又有幾位貴夫人都朝見過了。杜巴利夫人的事實還未行。又增了反對黨許多希望。以爲路易到底不好意思不顧全家裏的人。杜巴利伯爵曉得反對黨有這種思想。知道非用震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不能成功。他最後的一計。還是借重他的嫂子。果然有一日。杜巴利伯爵夫人。跪在路易面前。哀求保護。不要令仇人永遠擲揄他。指謫他。這一哭一求。果然有效果。立刻就從華賽離宮。派人四出宣傳實行。預備這位夫人朝見。令官吏們速即預備大典。查當日的記載。朝見的日子。都不大相同。只好把最先宣布這事的某報一七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記載。照錄。

國王因爲杜巴利夫人入宮朝見的事。鬧得滿城風雨。心裏不安。伯爵夫人哀訴。這事久不實行。有損他的名譽。於是定期實行。不再改變。四月二十一日。有一個珠寶商。帶了值價十萬法郎的金剛鑽入離宮。給杜巴利夫人。翌晨。離宮地方異常擠擁。十分熱鬧。就是新近薩特拉公爵結婚。也比不上這樣擁擠熱鬧。國王看見這種情形。還問左右。是否離宮失火。貴婦人們都很盡禮的

接待杜巴利伯爵夫人。翌日請他吃飯。伯爵夫人的舉動很大方。宮裏的禮節是很麻煩的。伯爵夫人的禮節很熟。好像是從小就習慣的。自從朝見之後。杜巴利夫人請過宮內外的大臣晚餐。他的請帖上。寫明御駕親臨。

當日帶領他入宮朝見的。還是白安伯爵夫人。得了十萬法朗的酬謝。

第十回 夜宴

且說。大凡一個人。要作一件事。過着許多阻礙。等到阻礙都推翻了。他更要出大力作這件事。路易第十五。要杜巴利夫人入宮朝見。被自己的親屬。寵任的大臣。和左右近習。反對足足有一年。這個時候。纔算達了目的。從前他還有點顧面子。怕難爲情。現在伯爵夫人。已經朝見。入了宮。他什麼面子。什麼什麼難爲情。都不管了。立刻就要他的近親們。同伯爵夫人。一起出場應酬。伯爵夫人。生性本不驕傲。只有覺得自己貌美。很得意。喜歡打扮。越顯得他的豔麗。蓋過宮裏宮外的貴夫人小姐們。所製的衣服。喜獨出心裁。對於頭髮。尤其留意。最好散髮。以顯他頸子之白。中年女人髮少。學他

不來。很以爲恨。少年婦女。人人都效他。於是一切打扮。從宮裏就傳到宮外。不到幾時。全國婦女都學了杜巴利伯爵夫人的裝扮。從這時候起。妓婦的打扮。同良家婦。無分別了。

再說伯爵夫人雖是得意。但是舒華胥黨。還是自己擾亂不安。仍要把這得寵的伯爵夫人推倒。伯爵夫人只喜歡般樂怠傲。並不喜歡干預朝政。假使不是有一位昏吉朗公爵。同他合作。是萬不會有那種耐性。同舒華胥他們鬪法的。舒華胥公爵。自以爲地位鞏固。不會動搖的。不獨不肯以謙恭對待路易的新寵。還要嫉他的黨羽。不理這位新寵。於是宮廷就分了兩黨。鬧得很無意味。路易也覺得難受。要想法子。要他們和解。於是擇日遊韋瑪爾理御苑。這個地方。蓋了許多亭子。花木繁盛。也有多處噴水池。到了這地方。照例是所有一切宮廷的禮節。都完全放棄了。人人可以隨便得多。所有扈從的人。都是路易自己選派。凡是被派的人。都覺得很有體面。這一次路易所選派的貴婦們。卻有點用意。所有他以爲該同伯爵夫人和睦的。都選在內。他以爲只要同這位新寵多見面幾次。自然就會領略新寵爲人的好處。就可以和睦。可憐這位君主。日日同廷臣在一起。卻不曉得這班人的性質。他全不曉得這班人。全是爲利所動。全是營私。除了這兩件。無論什麼。都動不了他。

們。他們既分了黨。就勢不兩立。不是甲黨打倒乙黨。就是乙黨打倒甲黨。難得兩存。故此遊幸瑪爾理的結果。全同他所希望的相反。駕臨瑪爾理之後。路易派伯爵夫人。同自己住在一所。以示寵異。誰知貴夫人們。除了白安夫人。多洛尼夫人。兩位之外。誰也不理這位新寵。這班貴婦們。都躲他。甚至打牌的時候。也不肯同杜巴利夫人同桌。弄得毫無趣味。人人都提不起精神。路易氣極了。下令回華賽離宮。杜巴利伯爵夫人。在巴黎逗留數日。住在杜巴利宅內。這時候有一位狄可尼。剛從某處來。從前在杜巴利宅中會過這位伯爵夫人。那時候。還是自稱蘭吉小姐。他很爲這位小姐所述。狄可尼伯爵。還不曉得蘭吉小姐。是已經高升作到路易的新寵。這時候見了。又要結歡於這位小姐。他們兩人從前是何等親近。現在這位小姐。對他十分冷淡。他還以爲這位小姐。故意鬧他。彷彿是用欲攜故縱的手段。後來伯爵忍不住。就問小姐。爲何對他如此冷淡。杜巴利夫人帶笑的答他。我已經嫁了。伯爵問道。你嫁了麼。嫁與誰人。杜巴利夫人答道。嫁與杜巴利。伯爵又問道。嫁與那老嫖鬼麼。杜巴利夫人答道。不然。他並不是個繆夫。我嫁與他的大哥。伯爵只答了一句。說道。豈有此理。杜巴利伯爵夫人領他到大門口。說是丈夫請他。臨別。對伯爵哈腰。說道。你來華賽見我麼。後來

狄可尼打聽出真情來。十分的難過。等到杜巴利夫人回華賽。就寫一封信去認罪。求夫人赦宥。夫人回信說。並不怪他。這個時候伯爵夫人。還去探訪從前他淪落時的女友。這些都是他得意之後的小事。衆人留意的。自然是在宮裏的行爲。路易之迷戀這位新寵。是日深一日。又要在比勒鄔園夜宴。以示尊寵伯爵夫人之意。同時借這機會。要閣臣們同這位新寵和解。言歸於好。誰知又有格拉蒙公爵夫人。在內作梗。不然。是可以辦到的。杜巴利伯爵夫人。也還有些手段。他對待舒華胥公爵們。用以德報怨的法子。公爵們有一位兄弟。是一位伯爵。很想得一個某處的優差。杜巴利伯爵夫人。從中說話。居然把這優差給了這位伯爵。以常理論。舒華胥公爵們。也就可以從此釋嫌解怨。不料因爲格拉蒙夫人。有他的作用。不能使他們言歸於好。觀當時某報所登的一段新聞。就有些明白了。

舒華胥到了比勒鄔園。他若不趕快同國王的新寵和解了。恐怕倒得很快。我們很費了許多事。纔打聽出星期四夜宴的情形。這夜宴很有重大的關係。是大臣們升降的一個寒暑表。據說。米夫人。法拉夫人。正在園裏的時候。舒華胥公爵。同他的部下。進園。站在兩位夫人的對方。以後陸

續進園的人。也有向左轉的。也有向右轉的。各隨其意。自然是有勢利的那一方面。聚得人多些。大駕進園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說些冷諷的話。路易一進園。就先對杜巴利伯爵夫人說了許多恭維話。又說是很歡喜看見他第一次到園。領他去看園內的各種布置。當君主同杜巴利伯爵夫人說話的時候。舒華胥仍然站在他自己那一黨內。後來他的同黨。逐漸散了。幾乎只剩下他一個人。夜宴的時候。君主把杜巴利伯爵夫人。坐在自己身邊。把馬伯爵坐在杜巴利夫人那一邊。因為這馬伯爵對杜巴利夫人很和氣。君主吩咐。餘人隨便坐。君主和有許多貴客。都無不盡歡。惟有舒華胥公爵。很覺得有些不鎮靜。好像和他的同黨。有些密謀。杜巴利夫人舉動。是非常之名貴。語言是尤其巧妙。夜宴後。君主打紙牌。這是杜巴利夫人最喜歡的。法拉夫人說。他願意同一桌打。立殊理上將說。聽從杜巴利夫人指派。君主卻另外打一種紙牌。舒華胥卻是和君主同桌鬪牌。翌晨。君主和侍衛大臣。侍從長。同到杜巴利夫人的房裏。在那裏有一點鐘之久。杜巴利夫人的姪子。也預這次的夜宴。

過了數天之後。舒華胥公爵出園。到了某處。於是就有人傳說。公爵快要倒了。其實他不過是故意

走開。要路易覺得非他不可。路易卻仍是一番苦心。要調停兩黨。後來公爵回來。很是歡迎他的。而某部大臣毛標。又從中搗亂。這時候。原有廢省議會的計策。他以為舒華胥公爵必反對。要想法驅逐公爵。派自己的人。這時候剛好特圖理上將辭職。立殊理。要補這個缺。君主卻非不答應。不過要稍緩發表。立殊理就不高興。好像是個小孩。在那裏鬧脾氣。杜巴利夫人要安慰他。請岱吉朗公爵來商量。從此毛標就附在岱吉朗這方面。以為岱吉朗可以幫他。只要能把路易說動了。免了舒華胥的職。他就能從心所欲了。毛標是費盡了心思才力。巴結杜巴利夫人。異想天開。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出證據來。說是他同杜巴利夫人是親戚。杜巴利夫人吩咐他辦什麼。他都是很高興奉命照辦的。

再說杜巴利夫人。因為他自己的一番閱歷。很有憐憫失足婦女的心。用他的權力。使司法大臣。赦這種人的死罪。有一次。有一個少年女子。上了一個浮蕩少年教士的當。這少年教士。許是追悔前非。死了。剩下一個遺腹子。尚未生產。後來產下來。是個死胎。這女子畏羞。不去報官。按當日的法律。把這女子。定了死罪。女子的父親得了這個消息。有一個火槍手。曉得不獨極力安慰這父母。還願

去華賽離宮設法。居然見着杜巴利夫人。把這女子可憐的情景說了一遍。杜巴利夫人聽了。大發憐憫之心。要替這女子設法。立刻親筆寫了一封信。隨即派人遞交司法大臣。世人都以杜巴利夫人。絕不能有絲毫道德存在的。若是讀他給司法大臣的這封信。也許有許多人疑心到當日的記載。是故意毀壞夫人的名譽。那封信說道。

司法部長鑒。我不曉得你的法律。我只曉得你的法律野蠻。不平允。不合道理。不合人道。不合治道。因為一個女子。產生一個死孩子。未報官。你們就要定他的死罪。今據該女子上訴文。所敘事實如此。司法官爲的是這女子。不知法律。定他的罪。不然。就因為他畏羞。未照法律報官。因而定罪。我請你準情度理。審查此事。我看這一個可憐女子。應該稍蒙原宥。故此請你減輕刑罰。餘事憑你自己善心施行。云云。

這個火槍手。自己親帶這信。交與司法大臣。司法大臣即批。暫緩執行。聽候詳查。後來這女子。竟蒙路易恩赦。杜巴利夫人因蒙寵幸。原要多行慈善事。不過有立殊理。岱吉朗。毛標。諸人。都不以爲然。故此可紀的事。只有救這女子的一事。立殊理這時候還是巴結舒華胥公爵。一直等到公爵必倒。

無疑。然後轉舵的。今述一有趣的小事。真否卻不敢保。不過使讀者曉得當時政界情形而已。這件
事。發生在杜巴利夫人第二次隨扈臨幸瑪爾理御苑。這次比第一次。尤加寵幸。據說。這次公爵曾
與杜巴利夫人晤談有三點鐘之久。前回說過。苑內亭臺。都是分離。不相連的。遇着下雨。往來要受
雨淋的。據說。有一日。是星期。剛好下雨。立殊理帶着雨傘。正去念經。碰見舒華胥公爵半路遇雨。立
殊理請他同傘遮雨。公爵笑答道。人家看見我們兩人在一起。不知又要說什麼話。立殊理答道。他
們不過說。一幕之下。遮着兩個人。到了教堂。天晴了。兩人分手。公爵雖然表明感謝狀態。卻示意一
人獨往。不再同行。立殊理答道。好呀。現在天晴了。讓我們各走各的路。但是若遇着鬧天氣的時候。
公爵須記得。我必幫你的忙。

且說路易第十五。是很提倡美術科學的。天文學亦在其中。那時候遇着金星過日。科學院很留意
這件事。路易駕幸某地。看這天象。事前。路易曾教杜巴利夫人測驗災祥。到這時候。帶了他。同至某
地觀看。親手把遠鏡放在杜巴利夫人眼前。就有人拿太陽比路易。拿金星比杜巴利夫人。作詩讚
美其事。

第十一回 媚內

且說這時候。兩黨言和。宮廷裏的日子好過些。路易心裏總還是不高興。於是只好常換新風景。暫時廢了許多禮節。人人都可以脫略些。日夜都是遊戲。又徧演許多淫劇。去取媚杜巴利夫人。正當人人佻倥脫略。遊戲無度的時代。有一晚。路易等候杜巴利夫人吃晚餐。久等不到。路易叫人去趣。請先出來吃飯。不必等到打扮完了。杜巴利夫人果然。只穿了極輕薄的梳妝衣。散髮披在一旁。就入席。路易見了。有些詫異。夫人答道。我是奉你的命令。不等打扮完。就來的。路易道。誠然。時候已經不早了。你足足打扮了一點鐘。已經够美了。於是回頭問席上的一個客人。說道。瑪當便妝。不打扮。更好看。你說是不是。這位客人。如何答的。並無記載。大約總是順着路易的意思走。杜巴利夫人。照常坐在路易身邊。自初入席起。杜巴利夫人。帶着一隻小狗。放在懷裏。全副精神。在那裏鬪小狗頑。讓小狗吃他盤裏的菜。當他在那裏頑狗的時候。路易同立殊理談政事。談到政事。自然是很聚精會神的。路易總算是還有點膽子。敢於暫時撇開所最寵愛的杜巴利夫人和那小狗。抽些時候。談

談國事。當他們君臣談得最用心的時候。那隻小狗忽然跳到桌上。向夫人拜了幾下。夫人樂的不得。就請路易看小狗頑這把戲。請了好幾次。路易未理會。夫人有些不耐煩。扯好幾次路易的袖子。喊道。看呀。看呀。這時候路易卻專心致志在國事上。不肯撇開國事。去注意那隻小狗。後來卻理會這小狗。看他耍了許多把戲。也樂的了不得。那時席上的人。無不驚怪這杜巴利夫人。過於膽大放肆了。路易因為是私宴。並不怪這位夫人穿了梳妝衣。就來入席。也不怪他放肆。恐怕佳人難再得。只好讓夫人隨便些。路易寵愛杜巴利夫人。日甚一日。有許多瑣事。可以證明這句話。今姑舉其一。有一日。路易的一個鼻煙盒。丟在地下。杜巴利夫人立刻拾起來。屈膝哈腰。雙手遞與路易。路易說道。你何必這樣。我應該對你屈膝哈腰。不獨是現在我該這樣。以後永遠我都應該這樣。老派的男人。講究獻媚於女人。可見路易學老派。學得很周到。同現在的男人大兩樣了。路易雖有這句話。杜巴利夫人卻很能屈尊的。因為他曉得。只要在路易面前屈尊。是無求不應的。過了幾天。他自己就曉得他能左右路易。權力真不小。貴族裏頭。有某伯爵夫婦。雖是老世家。卻無時不欠債。有幾個債主。不得不在法庭告他們。這伯爵夫婦。些微違抗。法庭就傳來審訊。判結是抗旨。定了死罪。伯爵

的兩位小姐。跪求路易。路易說的是他所犯的罪。我無權赦免。杜巴利夫人忽然跪在路易面前。哀求赦罪。不然就長跪不起。路易扶他起來。說道。瑪當。你第一次求情。是爲執法持平。我甚歡喜。

這時候杜巴利夫人權力甚大。他卻處之裕如。毫無驕傲得意之色。彷彿是自小生就是個最高貴婦人。這地方的郊外。駐了許多兵。夫人見了很新鮮。內中有一營。是杜巴利的兄弟當長官。夫人設宴。款待兵官們一次。又賞了兵丁許多禮物。營裏人蒙他這樣優待。見他都行軍禮。舒華胥曉得。很不喜歡。但是他已到倒運時候。軍人們原也是勢利。與其理會這位大臣。不如巴結有勢力的君主的新寵。這時候出入宮廷的許多貴婦。也同杜巴利夫人要好。只有三位。還是看不起他。一位就是格拉蒙夫人。一位是狄畢列夫人。一位是狄蒙夫人。其餘的夫人們。心裏雖然不舒服他。卻不露出面來。杜巴利夫人一看。同他要好的貴婦人。日見其多。不好意思太過叫白安夫人太費事。於是寫一封信給白安夫人。說道。

瑪當。我蒙你過愛。關照。說不盡我心裏的許多感激。你因爲犧牲你的自由。已經許久了。我若不還你自由。我未免太過分了。我和你出現於社會時的情形相同。你既討厭我也討厭。你有事須

到巴黎。你一動身。就不必再爲我。而自處於不便。你只管往洛森堡。只管把我丟在華賽離宮瀛
渦裏。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永不忘你。

再說那時候不獨貴婦人們。因爲尊敬君主。不能不略分巴結。杜巴利夫人。廷臣們巴結這位新寵。
更加肉麻。據說。有一位特柘士公爵。生得醜怪。身高不滿四尺。有一天進見杜巴利夫人。在門口號
簿上。注了一行。說是伯爵夫人的怪猴。今日到來同伯爵夫人請安。這位公爵。自慚形穢。遇着有勢
力的人。就巴結。故不惜對這位君主新寵。自居於野獸之列。

再說路易。前此曾到商提理地方。這是狄剛特王府所在地。這一次杜巴利夫人。卻未隨扈。但是路
易不見夫人在旁。真不快樂。就哀求他微服前來作一夜的同伴。王爵曉得了。要賠償君主的損失。
靜中請路易於遊幸某處之後。再來商提理。不要帶公主們同來。前次杜巴利夫人。所以未隨扈。就
是公主們作怪無疑。路易第二次臨幸商提理地方。那一切的歡迎招待。簡直是把杜巴利夫人看
作王后。無一日不是遊戲宴會。比那次遊幸都熱鬧。都隨便得多。無論什麼時候。伯爵夫人隨從打
獵。樹林裏的人都滿了。要望見這位新寵的顏色。有許多人。把伯爵夫人。比作女獵神。其實女獵神。

是帶些兇性。伯爵夫人的柔媚面貌。迷人的身材態度。應該比作愛神。纔合身分。狄剛特王爵。巴結杜巴利夫人。是無微不至。什麼遊戲娛樂法子。都想遍。都一切實行。那是路易初次臨幸時。所夢想不到的。伯爵夫人也覺得彷彿到了天宮。到了神仙世界。好像天生這個地方在巴黎附近。預備尋樂的。

且說聖路易。是法國美術家崇拜的。每兩年。就熱鬧一次。每逢慶祝聖路易佳節時候。都開一個繪畫展覽會。那時候一班鑑賞家。和那些自命爲鑑賞家。都要來看。人山人海。會場幾乎無隙地。到君主臨閱時候。就禁止遊人。因爲從前旁白多夫人到展覽會。是禁止遊人的。這班畫師。自然是一體看待杜巴利夫人。他到會場的時候。畫師們人人都很想得這位夫人一顧。有兩畫師。各畫一幅杜巴利夫人的像。掛在會場。卻都不甚像他。也有幾位自命文豪的。作了些詩。恭維畫像。恭維畫師。那反對舒華胥公爵黨。也就乘機。一面恭維伯爵夫人。一面譏誚公爵黨。

再說。有一位富豪。名波理特。前在某處大樹林。建了一所大亭臺。獻與路易。旁白多夫人專寵的時候。路易帶他常臨幸這地方。現在是杜巴利夫人得寵。自然也隨路易往遊。當日有一張報。曾紀載

這件事。這報說的是。

一七六九年九月廿八日。君主臨幸這所御苑。心裏有點不高興。好生氣。杜巴利夫人。兩點鐘纔到。隨伴他來的。有某某公爵夫人。伯爵夫人等。還有數位貴族。波理特帶領杜巴利夫人遊園。隨後大宴。乘車觀獵。君主獲一鹿。拿鹿腳獻與夫人。所有各種遊戲。都頑遍了。樹林之外。看熱鬧的人。不知有多少。波理特向來以善於獻媚著名。隨扈的人。都要看他這次。有什麼新鮮辦法。波理特請一位著名雕石像的。雕了杜巴利夫人的頭。上半身是仿金星的像。獻與君主。君主異常歡喜。

再說。這時候政局改變。很有點見端。因為舒華胥公爵。要替他親戚謀一件事。卻被杜巴利夫人把這件事。給了岱吉朗公爵。舒華胥公爵。見夫人權力。日見其大。不得不巴結他。請了一位詩人。作了些詩歌。恭維夫人。可惜太遲了。夫人怨舒華胥入骨。這時候公然明露反對他。夫人有一個廚子。面貌很像舒華胥公爵。就戲稱廚子作舒華胥。有一次。不曉得爲什麼事。這廚子得罪了夫人。夫人就把這廚子闕走了。於是夫人就問路易。我已經把我的舒華胥闕走了。你幾時闕你的舒華胥。

此外又有一件面貌相同發生的趣事。有一位羅拉伯爵。以奢侈著名。人甚機靈。最迷信英國。無論英國什麼人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忽然想法。找着一個外寵。面貌很像杜巴利夫人。把他裝扮得極華麗。住在一所闊房子。稱他是某某伯爵夫人。這個稱呼。人人都曉得是影射杜巴利夫人。他開頑笑開得太過火。警察知道。報告路易。路易立刻貶逐這位伯爵到英國。把那面貌似杜巴利夫人的驅逐了。仍然當他從前的下賤事業。又恐怕將來還有事體發生。把所有操賤業的女人。監視得非常之嚴。

路易雖然不願意有人詆毀杜巴利夫人。卻向來不留意給他財產。使他可以獨立。杜巴利夫人。至是也從未向路易爲自己有所要求。一七七〇年。新年日。杜巴利夫人見路易。求新年賞賜。他指明要某處房產。每年可以得四萬個利華（錢名）的租。求路易賞給米上將。路易微笑答道。我已經把這處房產。賞給別人了。我很對你不起。不能給米上將。杜巴利夫人撇嘴。答道。好嗎。這是我第四件事求你。你都不答應我。我再也不求你了。路易答道。新年概嘴。不好。杜巴利夫人微怒。答道。你更不好。路易很柔和的答道。你只管責備我。我也不能改我的意思。反令我更堅決。你照應朋友。原是極

可嘉的事。但是這房產。我已答應給了人。還有什麼說的呢。你大約是要曉得我答應了給什麼人。我答應給你自己。這就是我保留給你新年賞賜。說完。就把夫人摟抱一會。夫人趕快把君主如何大方慷慨。告說了廷臣們。

且說這時候。有一位維拉洛公爵。常出入宮廷。很恭維巴結杜巴利夫人。就未免有些閒話。有一日。杜巴利夫人看見一個女僕肚子大了。夫人查問他。他不認。過了數日。夫人查出。這女僕常出外。同維拉洛公爵。住在一所極闊的房子。夫人大怒。很責這位公爵無禮。維拉洛公爵竭力的巴結夫人。也毫無效果。舒華胥公爵常責備維拉洛公爵。責備他為什麼巴結這下賤的杜巴利夫人。維拉洛答道。我何嘗巴結伯爵夫人呢。我渴想的是那美貌的女僕。我不巴結伯爵夫人。見不着這女僕。這話吹到杜巴利夫人耳邊。夫人怒不可遏。

且說這時候。法宮有一件大事。就是路易的儲君（太孫）和奧國的大公主瑪理安托尼定了婚。不久就要在法宮行結婚禮。廷臣們。貴婦們。對於這件大事。自然就有許多作用。兩黨的勝敗。也就可。以靠這大禮一決。倘若儲君妃。相貌不能蓋過杜巴利夫人。舒華胥的黨。自然就失敗。衆人最要曉

得的是路易第十五。對於這件事的態度。行大婚禮的時候。他肯不肯叫杜巴利夫人不露面呢。宮裏有了儲君妃。他肯不肯斂跡些。作宮廷的表率呢。若是叫杜巴利夫人。同儲君妃往來交接。豈不是羞辱儲君妃嗎。若是叫儲君妃曉得這位夫人的位分。豈不更難爲情嗎。人人都相信路易第十五。總要叫杜巴利夫人至少也得躲開幾時。免得在宮廷露面。大多數人的意思。都盼望杜巴利夫人自己對路易說。當奧國大公主到的時候。先打發他自己到別的地方。暫時躲避。立殊理公爵。是力勸夫人照行。這個辦法。是否爲道德上起見。抑或是舒華胥公爵的計策。把夫人送走。以便私圖。後人就難以斷定。但是杜巴利夫人決意不走。從他的向來品格去猜。大約他的意思。是要全國人曉得。他的權力是非常之大。於是決定杜伯利夫人仍在宮裏。行大婚禮的時候。還是露面。路易的意思也許是要設法。一定使親屬們同這位夫人和平相處。也許是他一夜都不能離開杜巴利夫人。就布置好。叫夫人先於大公主到行禮地方。同王族近親夜宴。

且說當夜宴的時候。人人都要看這位太孫妃。怎樣對付杜巴利夫人。太孫妃對於席上的人。無不和氣。對於杜巴利夫人。也是一樣。路易更是很要曉得。他如何對待這位夫人。就問他道。你看杜巴利夫人如何。太孫妃答道。簡直的令人崇拜。夫人的反對黨。叫了很不安。原以為他是大帝正支苗裔。一定是非常之驕傲。一定不以這出身微賤的女人同席公宴為然的。不久。太孫妃初次遊某離宮。太孫妃請路易夜宴。路易卻帶着杜巴利夫人同來。太孫妃很高興的說道。我只請一人眷顧。卻蒙兩人眷顧。不幸。不久就出了事故。路易不能長久看見他最親的眷屬。以禮相待。他心裏最愛的杜巴利夫人。這時候。兩黨仍然是相視如仇。因為演戲的一件小事。遂使兩黨決裂。當日法國戲園。正到盡美盡善的程度。為歐洲之冠。有兩位最出名的女角。一個是杜曼尼小姐。一個是克拉倫小姐。一位是天然的能動人。一位是造作能動人。杜曼尼小姐演慘劇。說哀情。能令觀者戰慄。克拉倫小姐演愛情戲。令人歡暢。非深知人情。演不到那樣地步。後來他不演戲。就無法再找一個能替代他的人。這兩位著名的女角。成了勁敵。彼此都不相下。克拉倫小姐驕傲。富有獨立性質。有許多陰謀家。不以公平待遇他。他就不能忍受。這時候法庭對待一個某戲子。很不公道。克拉倫小姐大抱

不平。要求戲班仍舊用這戲子。不然就叫這位戲子離開這戲班。不料一件也作不到。小姐自己只好暫時出班。大凡一個人得人讚美。心裏是最歡喜的。若是久爲讚美所迷。一旦無人讚美。自然是最難受的。克拉倫小姐。暫時不演戲的時候。衆人還是很好的待遇他。不久他重新登臺。看戲的人歡迎讚美喝采的聲音。真是幾乎把耳鼓都要震破了。捧他的人猶以爲未足。還要助他更出風頭。可巧遇着太孫大婚。就請他登臺。爲大婚的喜筵。增許多熱鬧。有一本戲。原是杜曼尼小姐。向來演得最出色。不知什麼人去運動舒華胥公爵。改請克拉倫小姐演。看戲的人。原是看慣杜小姐演這本戲。忽然看見改了別人演。就有點詫異。也不曉得是因爲克小姐荒疎了。抑或是捧角的人分了黨派。據說他演這本戲。很欠精神的。確不及杜小姐演得好。杜巴利夫人因爲舒華胥公爵兄妹兩人。都是捧克小姐的。他就不喜歡克小姐。於是捧角的人。就大爭論起來。杜巴利夫人也有分在內。這還不算數。杜巴利夫人要很明顯的。表示他反對公爵。特爲請杜小姐演某本戲。送他一套很華麗的衣服。不是巴比倫皇后。是不配穿的。捧戲子。原是極小的事。本不足以牽動政局。不過兩黨本已不和。因爲捧角。就暗中火上加油。再遇一件事。就決裂不可收拾。

第十三回 干政

且說岱吉朗公爵。前此已經奉派作畢列敦省的總督。頗侵害該省人民的自由。此外尙有不洽與情的事。省議會檢察長。就告他。岱吉朗公爵。正在用全力巴結杜巴利夫人。忽然被人控告。自己也曉得是要輸官司的。這時候的司法大官。正要趁這個當口。調換那省的司法官。暗中叫人去煽動那省議會反對岱吉朗。岱吉朗見事體鬧得大了。貿貿然去求救於司法大臣。司法大臣答他說。巴黎不能干預省議會的事。不能幫助。凡人都曉得。畢列敦的法律。是很嚴密的。不容易行賄買他們舞文弄法。不比同在巴黎。卻有許多法子好想。那司法大臣又說道。你起初就不應該甘受省議會裁判。現在只有懇求杜巴利夫人對君主說。改派親王在巴黎審判。公爵以爲這是妙計。當夜果然就去求杜巴利夫人。夫人以爲公爵向來是他的好朋友。現在既然求他。他不能不幫。他以爲這是一件很公道的事。於是立刻見路易。路易果然下令改在巴黎審判。這時候巴黎的百姓。很留心於司法官辦案。現在該省的議會竟有膽子審判欽命的大員。那巴黎的議會。很受點影響。碰巧這時候

巴黎的司法官。新換了人。岱吉朗受巴黎司法官審判。不見得有多大的利益。岱吉朗公爵夫人很着急。也極力運動杜巴利夫人。夫人向來爲人是很慈善的。現受好友的重托。也不問案情怎麼樣。決意要幫岱吉朗。又不曉得還有什麼善法。只好托司法大臣。路易見這案已經拖長了許久。就有點不耐煩。況且他很害怕。這件事的結果。因爲省議會既能定欽派大員的罪。豈不是限制君主的權嗎。況且他曉得太孫爲人懦弱。不會明白。百姓既敢過問君主的權限。就敢推倒君主。路易既然想到這裏。司法大臣一說。就得了君主的允准。杜巴利夫人求的是要君主諭令省議會從輕判結。司法官們答的話說是。既已奉命司法。只好依法律定罪。無罪則釋。有罪則定罪。這一答。卻也難得駁倒。只好隨公爵聽候裁判。不然。只有專制違憲。路易第十五。這種專制違憲的事。作過不止一次的了。他以爲違憲。就可以鞏固他的君權。誰知反促其革命。路易於是自組法庭。宣布岱吉朗公爵無罪。停止省議會的法庭對於此案的舉動。舒華胥公爵。很明白省議會不見得是都能完全代表一省的人。但是朝廷與各省不和。其勢是足以亡國的。假使路易同他商量。他一定要諫阻的。路易這一次的舉動。是很違背成法。反不如任由省議會判結。然後由君主下令特赦。但是岱吉朗很怕

毀壞了名譽。一定不肯受那法庭審問。路易此舉。是免了過堂受審。然而效果卻出乎公爵意料之外。當日有某公爵和朋友們談及這件事。說道。杜巴利夫人誠然是保存了岱吉朗的腦袋。卻打斷了他的頸子。這時候輿論反對岱吉朗。是非常之利害。發現了不知多少辱罵他的歌曲。岱吉朗公爵是五體投地感激杜巴利夫人。特爲定製了一輛華麗大馬車。畫上夫人的徽章。送去作酬謝。這輛馬車值五萬二千個利華。自有馬車以來。未見過有這樣貴的。不知爲什麼杜巴利夫人從未坐過這輛馬車。當衆出現過。有人說是路易不願意他坐。有人說是因爲有許多人作歌罵他。他原可以煩出人來打聽是誰作的。把作者關了監。他寧可不坐這馬車。不去同作歌人作對。杜巴利夫人自從被這班大臣貴族們。拉入政治漩渦裏。就全副精神。都放在政治內。以爲家國大政。他都可以過問。又以爲那司法大臣。與他同利害。從此招全國司法官律師的怨。爲的是省議會若無權。律師們都要餓死。於是發現不知多少雜文歌曲罵他。內中有一篇是仿祈禱文的。說道。

我們在華賽離宮的父。你的名字應受讚美。你對於在人世的意思要行。也同在天國一樣。你拿去了我們的麵包。求你還我們。省議會扶持你。求你饒恕。也同你饒恕騙你的大臣們一樣。杜巴

利引誘你。你不要再受。從司法大臣這個魔鬼手裏。把我們釋放。亞們。

杜巴利夫人的同黨。自然是很容易勸他相信。這一定是舒華胥公爵的同黨作的。也不難勸他相信。要先下手為強。不然。就要被反對黨打倒。他於是立刻就改變宗旨。從前他說公爵的閒話。不過是輕描淡寫的。現在卻都用莊言正論。常對路易說。舒華胥之所以維持省議會。都是徇私。碰巧這個時候。岱吉朗公爵有一個密友。作了一本書。說貴族們頗懷異志。岱吉朗選了幾段最要緊的。勸夫人熟讀。內中有一段說道。

留心時事的人。應該知道現在有一班居高位的人定計。要把法國改作一個貴族共和國。第一步自然是先增長省議會的權力。只有每省設一長官。就可以辦到。舒華胥公爵和他的同黨。要大削君主的權。君權既損失。就要設議院。就要亡國。

岱吉朗是要杜巴利夫人把這本書的要緊話。勸路易動手。杜巴利夫人卻有特別脾氣。有時同路易談國事。談得很頂真的時候。忽然就跳到尋樂的事。路易也就把國事丟在腦後了。再說那司法大臣毛標。雖然很明白這時候國事日非。卻還是一味的幫着君主尋樂。有一天路易在杜巴利夫

人那裏。忽然高興起來捉迷藏。第一個包裹兩眼的。就是這位司法大臣。又有一次。司法大臣在杜巴利夫人那裏小宴。席上還有夫人的幾個朋友。上了一樣什麼祕密的菜。是不給人看見的。後來一剖開。就有一羣金龜蟲鑽出來。在客人左右亂飛。剛好有一個小黑鬼奴。坐在夫人身邊。這個小黑奴是夫人費了許多事養大的。視同至寶。夫人雖然待小黑鬼待得非常之好。這小黑鬼卻是很沒良心。後來很對不起夫人。這是後話。再說這小黑鬼也許是第一次看見這許多飛蟲。就跳起來。四圍捉蟲。非常放肆。兩隻小黑手。在頭頸亂摸。他們寧願蟲子來咬。也不願黑手摸。不過礙於面子罷了。且說這一羣飛蟲。飛來飛去。都不肯停下來。偏偏的飛到司法大臣頭上。躲藏在他的假髮裏。小黑鬼望望夫人。夫人示意。任他去捉。小黑鬼爬上司法大臣身上。墩在他兩肩膀。捉飛蟲。誰知飛蟲實在多。他來不及捉。簡直的就把這假髮脫下來。拿到別的地方。慢慢捉。座中的客人。誰也忍不住笑。連司法大臣也笑了。等不到晚上。宮廷人人都曉得這個笑話。有幾位稍爲方正點的。大不以爲然。以爲堂堂司法大臣。怎麼好甘受這種侮辱。卻有幾位很誇獎杜巴利夫人有本事。說他只管侮辱司法大臣。司法大臣還是非常恭順。甘作走狗。格拉蒙公爵夫人。把這笑話告訴太孫妃。太孫

妃本來很疑心杜巴利夫人的舉動。聽了這個笑話。更不以為然。杜巴利夫人向來存心。還是寬厚的。惟對於太孫妃。很說了些不滿意的話。更令路易對於骨肉至近親。更加疎遠。舒華胥公爵的反對黨。深曉得太孫妃的權力。可以蓋過路易。公爵是一定不能倒。因為與法聯姻。全仗公爵斡旋。太孫妃自然不好推倒他。黨人只好還是竭力挑撥杜巴利夫人同太孫妃的感情。故此要把夫人挑評。太孫妃的壞話。說得過火些。又要立刻吹到太孫妃的耳朵裏。若是太孫妃能夠忍受。他就不是個女人。這個計策。果然立刻見效。從此以後。太孫妃就不肯同杜巴利夫人。在公衆地方見面。且說杜巴利夫人本來還是個好善的人。若是無人挑唆。是不會存心去為惡的。前文說過。杜巴利因為要收留蘭吉小姊（即杜巴利伯爵夫人）把阿特里驅逐了。兩年後。杜巴利夫人聽見他很貧苦。派人查問過。曉得有這件事。立刻就救濟他。把他嫁與一個很好的人。還送了一萬個利華的妝奩。路易要博夫人的歡心。也賞了二萬五千法朗。另外還有許多金剛鑽。這一件事是容易播傳的。大凡明白人聽見了。就曉得路易寵愛杜巴利夫人。還是有加無減的。反對黨也就應該曉得。萬不能打倒這位夫人了。這時候舒華胥公爵的兒子。娶了一位狄拉比小姐作夫人。他是一半黑種一半

法蘭西種（或西班牙種）長得極美。媚態迷人。又善美術。這位新娘朝見路易的時候。無人不以為路易一見。就要受迷的。把杜巴利夫人丟開了。誰知不然。路易卻毫不動心。這一件事就可以證明。路易全在杜巴利夫人掌握中。無法可以推倒。

第十四回 遠貶

且說一七七〇年。御營駐在芳丁堡。那統領請杜巴利夫人大宴。有法倫丁公爵夫人。滿摩倫侯爵夫人作陪。杜巴利夫人坐在路易旁邊。這座位原是大孫妃的。大孫妃是不肯來。舒華胥公爵是托病不來。這是兩黨第一次明擺出來翻臉。這時候省議會反對中央日甚一日。因為舒華胥尚在位。故尙未演最後一幕。杜巴利夫人的同黨。曾經屢次設法。強逼路易下免職手諭。卻是還未得手。後來他們告訴路易說。公爵有一位姊妹。假裝養病。去各省運動省議會。反對宮廷。路易果然相信。就寫了免職的手諭。不曉得是他後悔自己太過鹵莽。抑為是忽然明白過來。第二天早上。把這手諭撕了。最後再寫一張手諭。說道。

你的行爲我不滿意。不得不貶你到珊狄盧地方。限二十四點鐘內動身。我因爲你夫人體弱多病。不忍把你遠貶。你將來一切舉動。卻要小心。不要使我改變我的決心。

最令舒華胥公爵難堪的。就是齋君主手諭的是岱吉朗公爵的叔叔。這位公爵是最恨舒華胥。舒華胥奉到君主手諭。對齋諭的人說道。我曉得你非常高興送手諭給我。同時舒華胥的同黨巴拉林公爵。也奉了君主的手諭。說道。

我無須用你了。貶你到你巴拉林的別墅。限二十四點鐘起行。

這兩位大臣。一旦被貶。內閣幾乎爲之一空。這一番政變。自然有許多被逐的人懷恨。就發生無限若干的譏諷怒罵詩歌。剛好路易有許多家事煩心。不然也是會難過的。現在有很要緊的外交。陸軍。海軍。三部。都要換人。岱吉朗很想得海軍。他的朋友們勸他還不是時候。不如找人先署。於是先派托里署海軍。托里原是財政部大臣。兼署海軍。自然是很忙的。岱吉朗以爲時機一到。就可以把海軍部拿過來。誰知托里也有他自己的一番用意。不知費了多少國帑。也不能彀使托里脫離這海軍。要曉得這裏頭的曲折。就要追說那位杜巴利伯爵。現在杜巴利伯爵夫人。很看不起他。不聽

他的指揮了。因為宮廷的祕密。同兩黨的陰謀詭計。夫人比杜巴利伯爵。曉得清楚得多。不必叫他預聞。只好隨時供給他賭費。托里也是上這個條陳。那些賭費。自然是托里從國帑裏拿來。一面可以巴結夫人。一面也可以保住他長久兼署海軍部。這一部既叫他兼署。那陸軍部就給了狄剛特的好朋友滿提那。外交部卻尙未派人。派駐奧國的公使。前經定了某人。卻是舒華胥的朋友。杜巴利夫人怕他運動奧廷。替舒華胥說話。把他調開了。改派羅汗親王。這一次改組內閣。全是杜巴利夫人的主意。令法國受了許多禍害。追說當初。高默生這個女兒的時候。那裏夢想到後來。歐洲都受這個女人的禍呢。

且說這時候。一七七一年。所召集的議院。把被貶的司法官。都赦回來。這班人本都不為輿論所容的。但是已經事隔多年。這班人臉皮也實在厚。也不怕輿論攻擊。一味只知道弄錢。司法大臣毛標。曉得這班人不能幫他。自己也站不住。不能不設法使路易反對議院。他就買了一幅名人畫的英王查理第一的像。交給杜巴利夫人。掛在大廳。只要路易稍露一點不聽他們政策的意思。就把查理第一作個榜樣。指給路易看。說道。英國議院。是怎樣對待他們的君主。（英王查理第一為議院

所裁判處以死刑。注）路易聽了。自然不能不感動。其實後來若是路易第十六不再召集議員。則大議會不能發生。大議會不發生。杜巴利夫人也不至斬首了。這是後話。

且說他們拿這種流血的事。去嚇路易。原是別有用意。卻想不到他們後來。都不得其死。這時候辱罵杜巴利夫人。及他同黨的詩歌。不知多少。大抵都太不成話。不堪入耳。陸軍大臣因為無法禁止這些歌謠。有點對不起夫人。就把一個御營的優差。給了夫人的姪子。夫人自以為此時權力甚大。無與爲比。國家用人行政。無不干預。要把海軍給托里。不知因為什麼緣故。托里不能兼顧。夫人又要把這一部給播亞。這播亞原是耶穌軍教會人。可知杜巴利夫人。又受了這教會的運動。當日有一家報登了一段事。說這夫人如何干政。說的是。

有一天。杜巴利夫人遇着尼華爾公爵。這位公爵是耶穌教中人。向來反對播亞的。杜巴利夫人說道。公爵。我望你不必再反對。君主已經說過。他永不改他的意思。這位公爵原是出入宮廷的老手。善於獻媚。不即不離的答道。君主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兩眼看住你。

且說杜巴利夫人。正在最得意的時代。不料發生一件麻煩事。他的丈夫大杜巴利。曉得他兄弟過

的異常奢侈的日子。姪子又升了官。自己就想起來。也要多少沾他女人的光。就貿貿然來到巴黎。若是別人作杜巴利夫人的話。就不客氣。請這位大杜巴利下詔獄。把他關在監獄裏。他就明白。出頭明認是君主外寵的丈夫。膽子未免太大了。杜巴利夫人還算是厚道的。一點也不難爲他的丈夫。不過禁他不要來找。給他許多錢花。當時罵杜巴利兄弟兩人的很不少。說句良心話。他們比較上。總算是安分的了。杜巴利在巴黎。不過和人同住。弄了一個少年美女來消遣。這女人也並不奢侈。大杜巴利只是好馬。買了六匹好白馬。御廄裏頭。都未有這樣好馬。夫人給了他十萬法朗。他有了這筆錢。自然可以買許多好馬。但是堂堂的一個君主外寵的丈夫。不過得了十萬法朗。這真算是少而又少了。後來杜巴利夫人也許因爲不願意他的男人。同他離得太近。也許因爲夫人這時候。正盤算要同他離婚。托了人。勸他丈夫遷居到土路士地方。大杜巴利回到本省。又去干預議院的事。這時候杜巴利夫人。因爲杜巴利兄弟種種的行爲。於他不便。就想辦離婚。但是離婚是極難辦到的一件事。他就想到運動教王。雖然運動好了教王。又要非推倒議院不可。因爲教王只管准了。議院還可以不承認。他自以爲力量可以推倒議院。再運動教王也不遲。他的朋友自然是竭力

幫忙。於是先在巴黎一個報館。登了一段新聞。說的是。

有一個木匠。名叫森木。一七六一年五月。娶女子亞拉太爲妻。這男子纔二十二歲。誰知這女子剛許嫁這木匠。又想嫁與別人。這女人過了三年很不名譽的日子。同一個瑞士軍官。私跑到普魯士。在那裏結了婚。他同木匠只生了一個孩子。現在森木很爲難。要再娶又不能。要嫖要姘。雖爲風俗所許。卻又不爲宗教所容。這種爲難。有什麼法子解決呢。

於是這張報。就指出幾處地方。可以准離婚的。又引了幾段聖經。表示贊成離婚的。又引經據典。駁倒不能離婚的道理。結論是。離婚不違背猶太教或基督教。也不違背新約舊約。雖最早的基督教。從來未准過離婚。我們卻不願宣傳這種草昧時代的見解。這就是報上所登的一段杜撰的話。其實也並無這件事。連這木匠。也是臆造的。這段話。原是從一本書。名叫誠實人的呼救。剿襲來的。刊行在兩年前。是一個司法官作的。他因爲他的女人有了外遇。不得不同他的女人離異。從書堆裏找出許多可以離婚的憑據來。他先論結婚離婚應該是宗教的事。第一世紀定的婚律。可以修改。並不與良心上過不去。就設問。這個木匠。應該向誰求離婚。他設答。應該向教王求離婚。把一切情

節。並所要求的辦法說明。倘若教王批准。再求國王照准。辦到之後。總可以定爲法律。這本書出來之後。有許多人留意。但是這木匠。這樣着急要離婚。又這樣着急的要再娶。未免令人犯疑。因爲第一層既無這種法庭。又無法庭上的審問判決各種憑據。第二層要離婚的。不過是個木匠。就要驚動到教王國王。第三層。當日宮廷裏有三位要人。都是要離婚的。這三個大人物。都同作書的人是好朋友。人家就疑到是這三位闊人。叫作者著這本書。闊人不好露名。只好捏造出一個木匠。總而言之。是他們要創定離婚律。以便私圖。這三位闊人。很盼望可以辦到。這三位是誰呢。第一位就是杜巴利伯爵夫人。第二位。是蘭吉阿夫人。這位夫人是維利里的所愛。第三位。就是馬伯爵。從來不與他的夫人同居。很想離婚。但是法國派駐羅馬的大使。曉得這事不會有好效果的。毫不替伯爵出力。路易的親族。曉得這種運動。恨杜巴利夫人更深。遇有機會。都反對這種舉動。太孫有他的道德。有他的短處。最恨杜巴利夫人和他的同黨。這時候他聽見杜巴利夫人運動把姪子調到太孫左右。太孫就對人說道。果真把這人調到我這裏來。第一次見面。我就把我的腳放在他的臉上。路易聽了。也不便硬調。使太孫不高興。杜巴利夫人果然求他。他答道。太孫爲人。說到那裏。就造到那

裏。你要小心。路易只好攔住不派人。他遇見這種事。都是用這個法子。兩邊都不得罪。但是杜巴利夫人存心慈善。他還替舒華胥公爵說句好話。政府給公爵很厚的養老金。就有些文人。作了歌詩。頌揚杜巴利夫人大度。

第十五回 頸串

且說路易第十五在位。末了那幾年。沒得什麼可紀的事。好像大風雨未來之先。只看見滿天的黑雲。卻有一件小事。倒有些趣味。杜巴利夫人定了一掛極好看的金剛鑽頸串。不曉得怎樣。被太孫妃曉得。就吩咐左右。等這珠寶商入宮的時候。先領他來見。不叫他先見杜巴利夫人。珠寶商果然來了。太孫妃裝作不知情。就要定一掛最好看的金剛鑽頸串。珠寶商見是一筆好買賣。就答應下來。還要把如何配製的方法。詳說一遍。就掏出一掛來作樣子。太孫妃一見。掛在自己頸子。試試。見得很好看。就把這串子留下了。珠寶商露出有點不安。太孫妃就問什麼緣故。他只好實說。太孫妃安慰他。叫他不必煩心。這串子是一定留下的了。太孫妃贏了杜巴利夫人這一著。異常歡喜。立刻

掛上去見路易。問他好看不好。路易自然說是很好看。太孫妃把耍了杜巴利夫人一次的情節。說了。路易聽了大樂。立刻去告訴他的專寵。這不過是件小事。

再說一件頗大的事。這時候宮內外。有好幾時。都喧傳杜巴利伯爵的兒子。杜巴利子爵。要娶親。後來決定娶圖那安小姐。這一家的確是個大世家。法國的貴族。有一半同那一家都有瓜葛。不過是非常之窮。說親的時候。原盼望這位小姐的近親蘇比先提議。因為布爾邦公爵的母親。是蘇比王爵的女兒。怎麼一來。杜巴利一家。就高攀到同狄剛特王族聯姻。不料這位大闊老。大反對。很費了許多唇舌。後來答應了。替蘇比貴族還一百五十萬利華的債。又答應派他一個樞密院的優差。纔算把這親事說好。後來派優差的事。卻並沒辦到。圖那安小姐。長得真是美貌絕倫。就有許多人出壞主意。借這位新娘子。擠倒杜巴利夫人。夫人聽了大笑。說道。倘若這位小姐過門之後。作了國王的新寵。並不要緊。好在這個美缺。還是落在我們杜巴利家。不落到別人家。結婚的儀節。是華麗極了。禮物非常貴重。原盼望這兩家締婚之後。王族對於杜巴利夫人。當可以和睦相處。於是大排其會親大宴。杜巴利夫人同新娘子都是客。阿特里公主的密友兼近侍那爾邦夫人。決意要公主出

席。因爲相離日久。要趁這個機會。恢復王父的好感。公主是容易說話的。於是播羅文。達托亞。兩位親貴婦人。同太孫妃。都答應出席。不料太孫知道。大怒。說道。公主不是生來同妓婦同席的。不許他們相見。

這時候開過軍事法庭。貶了兩個人。此外舒華胥公爵。也拖累到了。從這件事看來。可見當時的大人物。真是不堪。剛拖公爵。從外回來。立刻去見杜巴利夫人。夫人就問候舒華胥。說道。我向來不仇恨他。只要他讓我同他作朋友。我是很願意同他作朋友。剛拖公爵答了幾句。夫人問道。舒華胥對於這次軍事法庭。說些什麼。剛拖公爵答。不便說。夫人一定要他說。問他有什麼不便。不用守秘密。公爵答道。我真是不能說。夫人問道。他曾經要你發誓。守秘密麼。公爵道。不然。夫人道。既然這樣。我一定要你說。公爵道。瑪當。我不能說。因爲我尊重你的耳朵。夫人道。不要管我的耳朵。你只管說。公爵道。這是你的命令麼。夫人道。是我的命令。公爵道。好罷。他說他受了天罰。永墮地獄。（此是粗口罵人的話。注）夫人聽了。狂哭。剛好路易走進來。夫人說道。你該聽聽舒華胥公爵。過於這次軍事法庭。說的什麼。他還是從前一樣。一毫也未改變。路易問舒華胥。說的什麼。剛拖公爵說道。他說。

他受了天罰。永墮地獄。路易問夫人道。瑪當。你說什麼呢。夫人笑答道。我也要永墮地獄了。路易說道。好呀。我們三個人一樣。剛拖公爵把這番話告訴了廷臣們。聽了無不大笑。可見當時這班人。把國家大事。都看得很不相干的。如何能够振起路易的精神。盡他爲國君的職分。留意於國法呢。杜巴利夫人。要用什麼人。就用什麼人。要去什麼人。就去什麼人。他把大臣們喊到他屋裏。當着路易的面。就吩咐他們辦事。那時候只有一位西班牙大使。不受這種輕薄的待遇。

這時候他們在宮裏。只管奢侈縱樂。國事卻日非一日。杜巴利夫人有時。也想到國事鬧到不好開交的時候。路易也不能不過問。不能不煩心。恐怕國事一忙。路易就慢慢的同他疎遠了。況且這時候有把藍巴爾郡主。嫁與路易的計策。杜巴利夫人姍笑路易。路易答道。這不算什麼。我保不住我不作比這件更甚的事。夫人聽了。如刀刺心。忘記了路易不能永遠當他是個姑息慣了的孩子。永遠容縱他。他就發脾氣。大約路易有多少覺得郡主貌美。就忘了他的專寵。難道說了幾句。杜巴利夫人不願意聽的話。於是也不去安慰杜巴利夫人。回到自己房裏。杜巴利夫人的同黨。勸路易回頭。路易纔曉得杜巴利夫人真是心裏難過。果然回去安慰他。杜巴利夫人把路易一摟。路易把什

麼娶郡主的話都忘了。但是到了耶穌復活節的時候。路易彷彿有點良心發現。因為有一位公主去修行。作尼姑。專為盼望他的父王。從此可以改過遷善。故此每逢復活節。這位公主總哭求父王遷善。路易到了這時候。未免有多少動心。過了兩星期。又全忘記了。當他的良心稍微有點發現時候。嘴裏總說要改過自新。一對杜巴利夫人說起。夫人就答道。倘若君主一定要守復活節。我也可以守。

且說杜巴利夫人在宮裏。過的繁華日子。卻不忘記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早已改名。住在庵裏。從前杜巴利等。也會設法要他遠遷。他不肯。一定要住在巴黎這間庵。杜巴利夫人每兩星期。必省親一次。他在宮裏獨攬大權。原可以弄許多錢。他卻並不富。不過蓋了一所府第。有時請路易臨幸。拿他的地位算。這一所府第。並不過分。他的小黑奴。居然作了某處的撫部。這黑猴曾經得罪過毛標同。岱吉朗。欽命他作撫部的時候。這兩位大臣。只好蓋印。這小黑奴不知受了杜巴利夫人多少恩惠。後來很對不起他的恩人。這是路易所不及料的。

杜巴利夫人。這時候。局面日大一日。官吏隨從的人數日增。只好又蓋一所房子。居然用了一位家

裏牧師。教士們雖然常講經。反對富人。但是富人給他們個肥差。他們也不辭。這時候有一位奧國音樂大家。名加路克。名動歐洲。太孫妃把他請到巴黎來。杜巴利夫人不肯落後。花了許多錢。請了一位很有名的音樂大家。名披吉尼來巴黎。編曲製譜。於是就發生了加路克黨。披吉尼黨。各黨各捧各的音樂家。後來鬧到很兇的地步。因為法國承平日久。上下都無什麼可以提振精神。可以出風頭的事。只好鬧個音樂的戰爭。大小廷臣。萬不能不分黨。不歸黨。就無以自存。人人爭事侈靡。傾家蕩產的不少。於是杜巴利夫人背了許多惡名。杜巴利夫人自己。卻無甚積蓄。他的第宅珠寶。和所收的租款。共總不過十萬利華。他以為路易是永遠愛他的。並不防到色衰愛弛的那一天。又不防到有別的事體發生。他就一跌。永起不來。因此不作退步的打算。作尼姑的公主。還是常苦勸父王悔過。毛標自從因事同杜巴利夫人鬧翻之後。常同公主想法。就請出一位牧師。名布維。講經。痛責宮廷太過奢華。路易聽了。不肯當是特為對他自己發論的。對立殊理公爵說道。牧師把石頭擗入你的花園。公爵答道。是的。牧師擗石頭。用力過猛。擗到陛下的御花園裏。路易雖然不肯說那牧師是指他說法。心裏卻很為所動。那牧師好像是暗中有神助。講經的時候。很大膽的對着路易說。

道。只有四十天了。到了四十天。就要受上帝按着你所作的事判斷。路易心裏大動。杜巴利夫人恨極了。要設法收拾這牧師。路易說道。他入了很合式的行業。反派他作一個教長。

且說這時候發生一件事。使路易從此多憂。有一位大臣名索維林。與路易同歲。又是個密友。有一晚。索維林同杜巴利夫人鬪牌。夫人忽然說道。索維林。你爲什麼作出這種怪臉。路易回頭看。索維林忽然倒地。氣絕而死。路易從此心裏很難過。慢慢覺得。與親族分離。是很不對的。心裏更煩。杜巴利夫人見了。更難過。他的同黨勸他。加倍用手段。撥動路易的愛情。把煩心的事體丟了。杜巴利夫人知道無可爲力。非常之着急。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母親。說道。

母親。我原已答應明日歸省。但是君主情形不妥。我不能走開。明日不來了。自從索維林侯爵死後。他心裏終日憂愁。加以聽了布維牧師所說的話。更加愁悶。我已提議臨幸提利安離宮。我們盼望這一次遊幸。可以振興君主精神。我一等到可以走開。就來看你。

且說到了提利安離宮。杜巴利夫人費了許多力。去引誘路易尋樂。據說是弄了些外間女子來承寵。路易開心了幾時。有一次承御的女子。未及成年。路易幸過之後。就得病。從此不起。據說這女子出天花。當時無人曉得路易染了病。也無人知是染天花。杜巴利夫人要留路易在離宮。御醫長不久知是天花。一定要回華賽。卻嚴守秘密。不令路易曉得。杜巴利夫人異常着急。寫一封信給孟特理夫人（即其母）說道。

君主實在是染了天花。我竭力要留他在提利安。御醫一定要他回華賽。我不離君主左右。病狀尚未到危險時期。不過當這個年紀。病狀常變。這種病。變狀更多。幸而我勸他用我自己的醫生。現在一手由他醫治。他們要立刻行聖禮。醫生不許。說往往因此。速病人之死。

後來商定替病人放血。但是病體日見沉重。幾乎不醒人事。王族中只有公主們入見病人。餘人都怕傳染。病室只見公主們同杜巴利夫人。公主們覺得很受玷辱。只好隱忍不露。盡心侍病。路易當彌留之際。見公主們這樣盡孝。大為感動。做出一件驚人之事。趁杜巴利夫人出病室的機會。告訴公主們。更僭吉朗公爵夫人。把杜巴利夫人挪出病室。杜巴利夫人得了消息。立刻寫一信給他母

親說道。

母親打擊到我身上了。君主覺得病重。叫岱吉朗夫人把我攆走了。我立刻回去路爾。到了那裏。再寫信。君主說。他很後悔作了許多醜事害百姓。一俟病愈。就全改過來。修德行仁。崇奉宗教。凡是病重的人。都有這句話。我是深信不疑。只要他病好了。我的地位。仍然如舊。封信的時候。聞報。君主病輕些。

杜巴利夫人被攆。還是很鎮靜的。他以為不過是暫時局面。他愛路易心切。不能久離左右。每天晚上都回華賽。用面紗蒙臉。在走廊走來走去。等親信近侍報告病狀。他的臉雖看不見。他的身材行動。一望而知是他。他的仇人說他並不是為路易病狀着急。只為自己的地位着急。杜巴利夫人真愛路易。路易也是真愛夫人。這是毫無可疑的。他既離宮廷。自然是很難過。幸而岱吉朗公爵夫人。卻盡力保護。他還有好些受過他的恩惠的人。也很感激他。杜巴利夫人出宮之後。只有公主侍奉病人。路易死的時候。是死在他女兒懷抱中。臨死是淚流滿面。痛悔前非。路易第十六繼位。下詔監禁杜巴利夫人於龐圖丹地方。杜巴利夫人寫信給他母親。說道。

君主駕崩了。維利里親齋詔書。禁我於龐圖丹地方。這個無禮小人。昨日在我面前爬。今日對我顯示得意。我也極無禮的待他。我被貶。很不服。既不許我有女侍者。又不許我見人。一切去信來信。都要女監督先讀過。我已叫我的秘書來。有話由他轉達與你。我請你注意。不要隨他們過於搶劫我。我到了。再寫信。暫此告別。我要料理的事體甚多。我怒氣甚盛。恐怕有許多事體。都想不到。

第十七回

被貶

且說路易第十五一死。路易第十六。立刻詔逐杜巴利夫到龐圖丹地方。君主還派了女侍一名陪送他。到了一看。原來是一座年久失修。務道改過的尼庵。卻像一所監獄。四圍還有砲臺。內裏埋葬了先代好幾位君主。杜巴利夫人進門。登螺旋梯。上頭有許多披面紗的老少尼姑。伸頸望他夫人。隨即入見女監督方登。他是個大胖子。吩咐他的姪女方登小姐。招呼夫人。監督是一位嚴厲。不好說話。不好動的女人。這位小姐。卻是活潑高興。身才苗條。放在這像監獄的尼庵。有點不配。打扮得

很淡素。腰間束帶。現出細腰。這就是巴那得派尼姑的裝束。這位小姐卻是非常之歡迎杜巴利夫人。要問他宮裏是什麼樣。有的什麼人。怎麼樣的遊戲消遣。有些什麼故事。夫人一進庵的時候。看見那種黯淡莊嚴的樣子。心裏很難受。不久這班少年尼姑。都走來圍住他。問他要什麼。喜歡什麼。都是很熱鬧的。慢慢就心安。監督派他暫時同他姪女兒同住。夫人一面寫信求路易第十六准他用自己的工程師另建三間新房子居住。並准他多用這個人。就把自己向來用的一個廚子喊來。常常製些精美點心菜色。送監督和尼姑們吃。又命人從巴黎辦好些小零碎東西。分送各人。庵裏的人。無不同杜巴利夫人要好。就中只有兩位。不肯遷就的。一位是監督。有些不便同他要好。有一位是某夫人。是非常之反對。一毫不肯通融。這位某夫人。是生性心如鐵石。驕傲苛刻。原是貴族出身。向來是陪伴公主們的。覺得庵裏。惟他獨尊。因為他得不着監督。心裏很不願意。庵裏的人。無一個喜歡他的。自然杜巴利夫人入庵之後。這一所慘淡寂寞的地方。慢慢熱鬧起來。他心裏很不喜歡。他露出那種樣子。簡直的是令人受不了。於是就要想計。去中傷杜巴利夫人。夫人深曉得這個人。萬不能同自己表同情的。不能當同伴看待。只好一味的敬禮他。某夫人生來詭詐。對於杜巴

利夫人也很盡禮。兩人各耍把戲。相見時都是客氣的。也不過是很薄一層面子上的事。事過後若干年。某夫人很得意的對人說。在庵裏沒理過杜巴利夫人。並且常常的當面得罪他。只要一看見杜巴利夫人進來。他自己就出去。不理他。無論怎樣。杜巴利夫人對他。卻並不懷恨。心裏卻很高興。不要同某夫人作朋友。因為某夫人有一件很作孽的事。庵裏人是都曉得的。

第十八回 情死

且說這一件作孽的事。說來是很慘的。有一個女子。名司狄芬。同一位少年軍官相愛。他的親族大怒。把這女子送到庵裏來。他的親族卻不曉得。他們只能禁這女子的身子。卻剷除不了他的愛情。鐵門鐵條都關不住的。這兩個少年男女。常常的密約相見。這女子曉得那男子很愛他。他自己關在牢籠裏。更難受。那男子曉得女子被禁。是因為愛他。更加愛慕。幾幾乎要得瘋狂病。那女子常常的把嘴唇緊靠鐵欄杆。表示愛情。他每天必到庵裏的花園。那少年軍官也來得很勤。他們兩人相見的地方。是花園裏的一角。向來人家不甚走到的。他們兩個人秘密相見。足足有一年。也無人察

覺。他們的愛情雖烈炎如火。也只好見面而已。別的是辦不到。越相見得多。愛情自然是愈深。明天的愛情。又深過今天。那位某夫人。最恨的是愛情。惡愛情如同惡毒藥一樣。有一天被他看見了。那兩個情種。卻不曉得被人窺破。又有一天。某夫人。約計那兩個男女要相見的時候。他忽然跑出來。打散了。那兩個人聽見某夫人極難聽的喊聲。纔曉得被人看見。曉得要壞事。某夫人把女子大罵。一毫不留餘地。那女子不知怎樣是好。那男子竭力拿怎樣愛他的話來勸慰女子。女子只在那裏煩心愛情敗露。和那不良的結果。後來後悔得難過。忽然雙膝跪在某夫人面前。發誓。棄去所歡。只求他不要報告監督。某夫人答道。我不相信你們被愛情所迷的人發誓。我去報告這件事情。原是我分所應爲之事。並要禁止以後不再有玷辱庵堂聖地的事。那時候。那女子雙手抱住他。不讓他走。某夫人用力推開他。立刻飛跑去報告監督。有一位同司狄芬小姐極相好的。聽見了某夫人報告監督的話。很替他害怕。跑出來找司狄芬小姐。那時小姐還在花園裏。兩眼只管望着園裏的溪流。那個女朋友抱住司狄芬小姐。告訴他。監督要請詔書。多派衛兵。把他押解到一個極遠的地方。可見這位某夫人。是苛虐得很。那女朋友又說道。我不得不告訴你。你還是親去見監督。把這件

事解說清楚。開脫自己。司狄芬小姐這時候已有了主意了。卻很鎮靜的答他道。你去見監督。替我說。比我自己去說好。請你回去見監督。就替我說。我是毫無過犯。惟有愛情。我卻是清潔如仙女。我的所歡。是個聖徒像的一個男子。庵裏的姊妹們。可以放心。從此以後。我再不同我的所歡相見了。那一位靠得住的女朋友。以為這樣說。很可以減輕過犯。果然走回去告訴監督。當下司狄芬小姐。兩眼直看着溪流。就跳入溪流。以一死了事。心裏還哀求蒼天。保佑他的所歡。他的女朋友見監督。替他說了。不得好效果。趕快回到花園裏報信。一面喊他一面走到司狄芬小姐剛纔站立的地方。看不見他。這個女朋友。就四處的找。極深極黑暗。日光永遠照不到的深林。都找到了。那裏見有狄小姐的蹤跡。又跑回庵裏。四處找。又找到臥室。到處都找不着。害怕起來趕快去回監督。說道。瑪當。司狄芬妹妹不知那裏去了。我最初看見他的時候。是站在溪邊的。倘若他是……上帝可憐。呀……我連想都不敢想。監督一聽。也恐慌起來。立刻派人在溪裏打撈。果然把屍體撈着了。他投水的時候。恐怕不容易死。還是拿石頭拖住腳。纔跳水的。這件事體。一傳出來。通庵裏的姊妹們。無不悲痛傷心。司狄芬小姐的女朋友。更是悽慘。傷心到手足都抽起來。終日狂言狂語。說是某夫人害死

了司狄芬小姐。哀求蒼天施罰。監督又恐他同司狄芬小姐一樣。也要尋死。趕快請他的父母。接回家。靜養數月。恐怕他回來。見物思人。又觸動他的傷感。只好送他到別庵裏修道。小心調養多時。纔得復原。這就是某夫人作的孽。庵裏雖然是人人傷心。惟有某夫人還是毫不後悔。過了十年。他還是得意洋洋的。對人說這件事。還說是天假手於他。降罰於司狄芬小姐的。這樣一個人。自然是不會同杜巴利夫人相得的。

且說杜巴利夫人在庵裏。沒法消磨這沉悶日子。宮裏面。真是今昔情形大不相同了。這時（瑪理安托尼）王后。第一位先召回宮裏來的。就是格拉蒙公爵夫人。一七七四年五月二十。王后寫信給他。說道。

我在不幸之事四面湊集而來之中。先要告訴你。王上要你回來。你只要身體一康健。就可以起程。我要親口告訴你。我對待你的情誼。

附註。你不如等候維利里夫人請你。再來。

這位公爵夫人。深恨杜巴利夫人。杜夫人一日在宮。他是一日不肯來的。現在他快要來了。所有杜

巴利夫人的朋友。無不人人自危。岱吉朗公爵夫人。是第一個知機。路易第十五死。就勸他丈夫立刻告退。回到自己的采地。公爵是個官迷。老不肯告退。他的意思是。做一天官是一天。還在那裏忙碌。預備隨扈到雷安地方。作輕騎統領。出風頭。預先約好他的部下同住。誰知是白忙了。他從前強逼一位司法官。幫某伯爵的事。發作了。拘捕了司法官。這就同定公爵的罪案差不多。因為王后把他所作的事。打聽得十分清楚。對待某人怎樣。對待某事怎樣。都曉得。最恨的是公爵假手某伯爵。反對舒華胥公爵的事。首先勸岱吉朗公爵。不要按照某伯爵擬議判決。後來叫毛標去告訴岱吉朗。君主只限他八日之內。要離開巴黎。回到自己的采地。向來頗有謠言。說是岱吉朗同杜巴利夫人。有點曖昧。岱吉朗公爵之倒。大約並不是因為什麼公事上起見。不過因為他同杜巴利夫人。太要好了。逐回本地。還要他那他的洛克堡。讓與沙路太。這一件事。真令岱吉朗難堪。因他最仇恨的就是沙路太。現在且說他們兩個人結仇的緣因。一七五八年。岱吉朗帶兵在某處海岸。同英國打仗。他的軍隊得勝了。追逐英軍回到海船上。但是當相戰的時候。岱吉朗躲在戰場附近的一個磨坊裏。等到凱旋的時候。岱吉朗的同黨。恭維岱吉朗。大吹特吹。說他滿身都是光榮。有人聽見沙

太路說道。什麼滿身光榮。滿身都是白麵。這句話不知怎樣。被岱吉朗聽見了。從此就恨極了沙太路。只要有機會。就要他的命。當杜巴利夫人專寵時代得意的人。不獨岱吉朗一個人被貶。此外還有毛標。也嘗嘗那詔獄的滋味。交詔的是維利里公爵。他來見的時候。毛標很傲慢的說道。我曉得你是爲什麼事而來。我還是司法大臣。我坐着受詔。臨去貶謫地方的時候。毛標說道。摩力巴既擔任了那件事。是永不肯退的。過了六個月。他要到龐查堂地方去。毛標被貶不久。就是拖里走。路易第十六驅逐這兩個人很可惜。因爲只要細微強逼他們。他們是未嘗不可與爲善的。那怕一個大光棍。有時候因爲畏刑罰。還是一樣的聰明可以作事。卻不敢行詐。可惜路易第十六。閱事太淺。全不曉得使貪使詐的妙法。他卻以爲國事非忠厚人不能辦。國人不知。以爲驅逐了毛標同拖里兩個人。天下就從此太平了。

百姓們是很糊塗的。愛憎很無定。這時候要洩忿。用紙製了兩個肖像。聚衆有二萬人。遊行街市。遊完。當衆焚燒所製的像。當國的人。因一時高興。並不去理會這種聚衆遊行的事。殊不知這就是革命的先兆。

杜巴利夫人看見他的朋友們。貶的貶。逐的逐。未免難過。對於岱吉朗夫婦之被貶。尤爲難過。因爲這夫婦兩人。當前王駕崩的時候。最調護他。況且朋友們被逐。新當國的人。一定是要把他監禁之期延長。且說杜巴利夫人監禁已一年。很着急的要曉得這一年期滿。還有什麼花樣。他之所以着急。並非因爲庵裏衆人待他不好。不過庵裏的生活。實在不能令人久受。例如尼姑們打坐冥思的時候。不許說話。不許喝。不許走路。規矩是很嚴的。杜巴利夫人從來未犯過規矩。不過很着急盼望詔獄取銷。不受庵裏的約束。幸而宮廷上還有他的幾個朋友。替他設法。出了這庵。只限制他不得在巴黎或華賽十里內居住。但是他只有兩所房子。都在十里之內。都不能居住。況且他又欠了一百二十萬利華。覺得這個條件很爲難。路易第十六卻還體恤他。買了坐落華賽的房子。另外給他錢。在巴黎相近名叫聖華連地方置產。這個地名。卻使他回憶少年的歡樂的日子。因爲這產業原是杜瓦的。後來給了女兒作妝奩。聖華連夫人死後。產業仍歸杜瓦。一七七五年春天。杜巴利夫人就住在這裏。他出庵的時候。對於同伴監督們。也還有依依不捨的意思。還答應他們常來探訪。果然出庵之後。很來探問同伴。每次總要帶許多小禮物。分送他們。杜巴利夫人住在聖華連。比在庵

裏。隨便得多。也常有朋友來訪。岱吉朗未赴某貶所之先。也來探望。那園子是很好看。可惜房子是年久失修了。他留岱吉朗夫人在他家歇夏。就把附近的貴族請來同公爵夫人相見。當春夏雨季。陽光甚盛的時候。這聖華連地方。是很好住的。一到了秋天。纔曉得這地方卑濕。宅內的人。有一半都害了熱病。他自己也殊不安適。他於是求岱吉朗公爵的叔父。摩力巴。準他回到雷桑。住自己的房子。剛好這時候。杜畔公爵死了。這位公爵。忠於君主。同杜巴利夫人很要好。他曉得夫人住在鄉間。受人欺窘。會請他來同住。這位好朋友一死。杜巴利夫人很難過。

這時候又刊行許多書。毀他的名譽。當杜巴利夫人聲勢喧赫的時候。不敢多說話。現在被逐。都來打落水狗。巴結王后。據說。好幾年前。王后還是當太孫妃時候。杜巴利夫人說他幾句不甚恭維的話。太孫妃永遠懷恨不忘。不久。巡警禁止販賣這種書。不過自古以來。凡是犯禁的東西。總覺得滋味好得多。於是越禁。要看的人越多。要看的人越多。杜巴利夫人越難受。又毫無權力禁阻。只好放任了。好在杜巴利夫人。不受什麼損害。受損害的人。還是作者。因為杜巴利夫人所作的事。外間曉得的很詳盡。說來說去。說不出什麼新鮮事來。那時候卻無一個人。敢公然出來。替他辯護的。岱吉

朗公爵見不着杜巴利夫人。好像就過不了日子。屢次請他同住。夫人探望他幾次。相見甚歡。路易第十六知道他們來往得密。頗不喜歡。有一次他怪責公爵。公爵答道。我不獨因為親受杜巴利夫人恩德。這時候要招應他。況且又是先王臨終時的口諭。

且說一七七六年四月二十。有三個衣冠楚楚的人入宅。有一位要見杜巴利夫人。等到近侍離開左右。無人的時候。這個暴客。忽然掏出手槍。指着夫人的頭。要把金銀珠寶拿來。只要一動手自衛。就是一槍。夫人把一箱的珠寶。交出來。後來夫人把其餘的珠寶。派了幾個人。送到英國。這幾個人。把珠寶又拐跑了。不知去向。杜巴利夫人遭了這兩次不幸之事。不久卻遇着一件頗有榮耀的事。奧帝約瑟第二。微服遊行。改名某伯爵。來訪杜巴利夫人。這位奧帝。是著名的一位方正的道學家。見了婦女們。是不會獻媚。博他們喜歡的。這一次卻說了一句極俏皮。極令夫人喜歡的話。據說杜巴利夫人。領着奧帝逛園。奧帝正在稱讚這所第宅的外觀。伸手要扶持夫人。夫人有點遲疑。彷彿不敢夾他的手。奧帝說道。瑪當。不必為難。美貌女人。永遠是王后。作者要說一句真實的話。這時候杜巴利夫的第宅。就彷彿是一個帝國。比世襲的帝國。還要寶貴得多。他在宅內。惟我獨尊。面貌是

常美。稱讚他的人。常恭維他。他無論什麼時候。都願意聽幾句恭維他的話。有許多喜歡聽宮闈內新奇有趣的事。都來聽杜巴利夫人說。他說得極有趣味。有一位宮廷裏第一等大人物。曾說過。他最喜歡探訪杜巴利夫人。所有先王的舊臣故交。都在這宅子裏聚會。況且杜巴利夫人。有天生的機靈。善於辭令。尤其善於說冷峭雋永的話。而從不傷人。不獨面貌絕美。而性情尤其可人。

第十九回 隱居

且說杜巴利夫人。有一件可以自慰的事。因為這時候西摩世爵。起首表示愛情於杜巴利夫人。西摩同夫人作鄰居。住在一所堡邸。有極好的大花園。可以遠眺巴黎。他是個鰥夫。女兒都嫁了。他住在這個好地方。一味享福。年紀有五十歲。並不見老。是個慣走宮廷的老手。一雙很有光采的眼。儀表不俗。一望而知為貴人。很曉得買衆人的歡心。常開跳舞會。請隣近鄉下人來跳舞。每逢星期日。開放花園。任人遊覽。自從西摩第一次見過杜巴利夫人之後。兩人就一見如故。不是泛常朋友可比。杜巴利夫人。這時也快到四十歲。很愛上西摩。要他常常相伴。稍為分離一會。就要發脾氣。當他

們兩人相愛的時候。杜巴利夫人的情書句語。善寫他的愛情。有一封說道。

我的上帝。你把我的靈魂。全攝去了。我只能再說我愛你。我同你在一起纔能快樂。

有一次。二十四點鐘之內。兩人未見面。杜巴利夫人匆匆的寫信給西摩。說道。

我的好朋友。你回到我這裏吧。自從我同你過了那最歡樂時候之後。度日如年。我時時刻刻的計算。幾時又可以相見。我無時不想你。可惜我不能每時每刻告訴你。我如何的很親熱愛你。

但是這一段的好事。不甚順手。這一位閱歷豐富的妓婦。卻變了平常的女人。妓婦是不甚會吃醋的。也無什麼真情的。杜巴利夫人卻不然。既會吃醋。又有真情。這卻害他很受些苦。到了兩人分離的時候。總覺得痛心。這是美貌女人。纔曉得的。因為雖然有千百男人見了他。都肯下跪。但是他專愛的男人。未必愛他。他對於摩西。是事事俯就。不驕傲。能屈尊。哀求啼泣。都作到了。都不濟事。他翻過臉來。重新現出傲性。哭了一天。最後一封信。寫給西摩。說道。

我專誠愛你。你是很曉得的。用不着我說。你所不曉得的。是我所受的痛苦。我是末一次把我的痛苦告訴你。我的頭腦。還是好的。我的心。卻破裂了。我所有別的痛苦。都曾經我打倒過。我必定

可以打倒現在的痛苦。這原是極慘的事。然而非此不可。我在世上。這是末一次的犧牲。告別了。此後杜巴利夫人杜門不出。過的閒靜日子。非多年舊交。都不見。等到夏天。他因為遺愁起見。往探杜巴利。那時他在營裏。軍官大排筵宴。歡迎夫人。最熱鬧是一個跳舞會。所有附近的貴族。都來瞻仰杜巴利夫人。他現在雖是失勢的時代。說話仍然是很得體。媚態仍能動人。同他最得意時代無甚差別。後來杜巴利夫人回家。仍然是杜門謝客。到了冬天。杜巴利夫人尤覺得愁悶。且說。有一位畢利沙公爵。從前也住在華賽。向來同杜巴利夫人更好。始終不變。這位公爵。性情頗高。杜巴利夫人得意的時候。他就退後。夫人失意的時候。他卻向前。現在夫人獨居。沉寂無人搭理。這位公爵。一定要住在隣近。杜巴利夫人大為感動。漸漸的把友誼變作愛情。公爵卻是很有操縱。有分寸的人。兩人常在一起。不同外人往來。好造謠言的人。要逼他們兩人。同時出來應酬。他們也不肯。後來許多朋友勸杜巴利夫人。夫人纔肯偶然出外赴宴。處處卻都歡迎他。別的姑且不說。只是他說宮廷的故事。說得很好聽的。人家因為好聽故事。也就很歡迎他。有一次。披魯伯爵。專誠請他。他要約同席無外人。纔肯赴宴。同席有一位度拂伯爵。記載這事。說道。

杜巴利夫人來到。坐的是六匹馬駕的車。裝扮得很好看。一見就令人喜歡。同坐一刻鐘之後。他很從容的。對主人和我的夫人交談最多。但是座中人無不喜歡他的。他臨走的時候。請我們去探他。同他吃飯。我們自然是個個都願去。他臉上泛紅。很不怕寒。告訴我們。他每日必冷水浴一次。穿的衣裳很單薄。卻是極高貴的材料。還拿我們的手摸他的裙。證明他雖穿得不多。一點也不冷。當宴會的時候。他能使座中人。個個都活潑起來。說了不知多少華賽離宮的故事。談風真是一時無雙。有人談到某等寶星。杜巴利夫人說道。當我在華賽的時候。我名字頗有點分量。我有六個跟人。都是挑選過的。面貌出衆。卻很難駕馭。內中有一個最難鬪的。他曉得我是辭退他的。剛好那時候。正同美國打仗。他求我給他薦信。我就給他。另外還賞了他多少錢。他這樣走了。我卻很喜歡。一年之後。他來見我。居然掛上某等寶星。說到這裏。座中的人。無不大笑。只有一位某君不笑。因爲他也得了同樣寶星。散席之後。所談的都是較爲重大的事。他談到舒華胥公爵。卻是很率直的。總說可惜公爵不肯同他作朋友。他屢次設法要同他和解。假使不是他的妹妹格拉蒙公爵夫人。從中作梗。似乎還可以和解。凡談到他的仇人。他都無半句懷恨的話。我追

述從前路易第十五近侍長拉波告訴我的幾段故事。杜巴利夫人把其中許多曲折告訴我們。又解說魯素所以得不着稅官的緣故。隨即問我爲什麼不親來對他說。我答道。我先已托拉波轉托夫人。夫人帶點開頑笑的答道。難道我所處的地位。就嚇跑了善於獻媚的男子麼。是人我都願意幫助。假使舒華胥公爵。明白我的意思。不聽那些存了成見的人的話。他一定可以保存他的職位。很可以指導我。他反把我委棄於仇敵之手。把我毀了。君主也得不着什麼利益。到六點鐘時候。他告辭。他走的時候。比來時還要高興得多。我們的印像是杜巴利夫人是一個很勇敢的女人。我揣度他一定是個最能迷人的外寵。無怪乎六十歲。飽享過平常快樂的人。受他迷住了。以後有幾位朋友。內中有兩位美貌而很著名的貴婦人。到了杜巴利夫人的宅子。湊出許多熱鬧來。

且說有一位維吉夫人。住在杜巴利夫人家裏幾個月。記載了幾段事。說道。

杜巴利夫人。這時年過四十。身材高而不礙眼。肌肉頗豐。頸頸圓滿。面貌整齊而極美。頭髮微斑白而拳曲。只有光采稍減。微現年歲漸長。他安置我在另一所房子。很嫌嘈吵。有一個廊子。堆了

好些半身石像。石刻。和各種寶貴物件。卻無人照管。一看就曉得是歷代君主外寵的第宅賞賜的寶物。堆積不少房子。鋪陳一切。雖是華麗到極點。杜巴利夫人。現在卻是非常之單簡。不論冬夏。只穿白色薄紗。不論風雨陰晴。每日必在這大園散步。有時還遠走出園外。身體是很強健。同宮廷杜絕來往。印度王的大使。不曉得爲何。一定來見夫人。並送了許多貴重物品。內中有繡金薄紗。夫人給我極華麗的一塊。到了晚上。只有杜巴利夫人同我兩人。圍爐閒談。有時對我談路易第十五和宮廷的事。對於君王。是極其尊敬。對於宮廷的人。極其體恤。他好行善事。是心口如一。的那附近地方的貧窮人家。都虧他周濟。我常同他兩人。去探問貧寒人家。有一次去看一個臨產的女人。一見。什麼都未預備。他大發雷霆。夫人問那女人道。你酒也沒有。湯汁也沒有。細布也沒有。一切都沒有麼。那女人答道。瑪當。我什麼都沒有。我們回到家。夫人立刻把女管家和男女僕人都喊來。斥責你們。不按照他的吩咐。照料貧人。怒氣沖沖。非筆墨所能描寫的。立刻親眼看着他們。把各物預備好了。送到那臨產女人。每天晚飯後。同到亭子飲咖啡。建築布置鋪陳無不極妙。是向來最有名的。他第一次領我到亭子時。對我說道。路易第十五臨幸。就在這裏設宴。

有一道廊子。是音樂隊奏樂的。那大廳是華麗迷人。從這裏外望。風景怡人。所有爐臺門扇工作。是非常精美。就是門上的鑰匙銅。也是極精巧的美術。家具之華美。更是筆墨描寫不出。從前是路易第十五在這裏享受。現在是畢利沙公爵。我們常常的讓公爵一人。在這裏睡午覺。公爵幾乎全年住在附近他。同杜巴利夫人雖然常來往。兩人的言談舉動。都是極其規矩。從來無人疑到他們兩人。有絲毫損失名譽的事。

維吉夫人以爲他們兩人並無情慾之愛。兩人要好。大約是因爲互相尊敬。而嗜好又復相同。兩人都漸近暮年。在夫人要一個有力量的人維護他。在公爵也要一個柔順女人談心曲。公爵這時候。仍在政界上活動。夫人很盼望他得手。這時候政府看省議會不甚團結。恐日久成廢。很要他們振作。畢利沙公爵。想作安周省議會的議長。到底並未作成。大約因爲他同杜巴利夫人來往甚密。招王后的怒。故此未得議長。後來因事分離。雖然不過是暫別。卻常寫信給杜巴利夫人。無不說他依戀之情。說的是。無夫人在左右。就值不得活在人世。杜巴利夫人自從公爵別後。常讀公爵的來信。以解沉悶。

一七八七年夏天。杜巴利夫人初覺得起首有老態。這時候身體發胖。公爵說他發胖更好看。夫人不相信。自以為老境漸侵。因而憂慮。有憂慮。就傷及身體。況且想念公爵不置。他獨居那大第宅。如同住在曠野。從前他同公爵攜手散步的路徑。現在見了。反覺得討厭。有一日星期。接到一封信。外面有公爵的徽章。夫人見了。樂不可支。那信說道。

我謝謝你。我的至愛。我同你接吻一百萬次。今晚我必到。我盡情的愛你。我心裏無別人。只有你
我永遠愛你。

公爵回來之後。又過安閒的日子。惟以安慰杜巴利夫人為事。因為夫人這時候死了兩個好朋友。心裏極其難過。岱吉朗公爵久病不起。原定在本邸大宴。專請杜巴利夫人。因為病重。只好展緩。杜巴利夫人正要動身。聞信。改赴巴黎。與公爵相見。常安慰他。有一天晚上。公爵死了。夫人痛哭。兩月之後。杜巴利夫人之母孟特理夫人也死了。飄零多少年之後。卻也安居享福了好幾年。他的女兒幫助他許多錢。

杜巴利夫人。眼見親故凋零。加以身世之感。異常傷心。卻想不到更有傷心之事在後呢。從前他很

干預政事。現在是一概都不預聞。就是在熱鬧場中。也不過強作歡笑。

第二十回 報警

且說這時候。政局的情形。很不堪問。路易第十六。眼見省議會同中央。毫無關係。而日見其攬權。以爲非廢除了省議會。則君權不足。議會的司法官們。毫不感激君主。內外日見齟齬。路易第十六。本來不是個專制橫暴的君主。因爲內外常相爭持。君主的用意。又往往爲外省所誤會。於是都以爲他專恣。同他祖父路易第十五一樣。輿情對於王后。及其黨與。尤不滿意。因爲他花錢花得太多。外間以爲王室簡直是個賊窩。宮廷裏頭的所作所爲。都爲外間所挑剔。當時一班教士。亦不洽輿情。說他們在上位的。只知肥己。過事奢侈。要恢復上古時代樸素教風。要把所有教長的肥缺。力求減省。減到同小牧師的程度。中級人民。怨恨陸軍制度不平等。不是貴族。不能當軍官。商人要求推廣商業。工人要求壓制東家。總而言之。自上至下。無不怨聲載道。無形中。有許多人時時刻刻可以倡亂。有一個祕密黨。名自由石匠黨。蔓延遍地。日日招人入黨。組織得很周密。時局是很可怕。當時的

人叫作土崩瓦解局勢。國帑是枯竭到山窮水盡。有一位大臣名加朗。主張召集全國貴族會議。就可以照行他的籌款計劃。他不曉得這全是土路士教長和華孟牧師。兩個設的詭計。叫他上當。加朗果然中計。一面會議。貴族一面就切齒加朗。有的加入教長的黨。有的加入愛國黨。愛國兩個字。這時候纔起首作了衆人的口頭語。初起時。不過是輿情反對。到後來。簡直是要開仗了。不到幾時。就有謠言。要攻華賽。杜巴利夫人正在吃飯。忽然得了這個消息。驚怕得要死。假裝得病。他所說當日的情形如下。

得這惡消息的時候。有兩個客人。同我吃飯。聽說我要休息。他們就告辭。只剩了我一個人。我有一個女僕。名佐直。身材很像我。是我很相信的。我穿了他的衣裳。外披大褂。坐了無徽章的馬車。車夫穿的也是平常衣服。一直趕到華賽。要找米波阿。我到了宮門。如同在夢中。我下車。叫佐直扶我。先到甘班夫人的住處。是我這樣另有用意的人。纔會這個時候跑到華賽來。這是我舊時得意之地。現在重到這理。追憶從前。心痛如割。當日我在這裏的時候。爲時雖不甚長久。然而法國那時。全在我掌握中。到了如今。我算得個什麼呢。不過一羣無名人中之一人罷了。權力財力。我

都毫無。我卻冒險入來。要救王后。我忽然有此膽量。也覺得奇怪。同時我又恐怕有人認得我。我從前在這裏是何等威風。現在是偷偷的進來。人家不知道我的用意。反要疑我偷偷進來。作什麼壞事。我稍爲鎮靜一會。纔看出他們已有些防備。看守的人也添了。燈也添了。我就上樓梯。去找王后的女侍長。佐直陪住我。我敲門。門開了。我說要見甘班夫人。那開門的女子答道。夫人太忙不能見客。我叫他立刻告訴甘班夫人。我在這裏。他還有點遲疑。我說道。甘班夫人望我來的。你若是不先通知夫人。就把我請走了。我可保你明天你就丟了你的事。大概而論。住宮裏是要耍勢力。鬪架子。纔有效果的。宮裏的下人們。是受慣使令的。只要裝模作勢的。使令他們。他們以爲這個人。一定有勢力。就不敢不服從。我對他這樣一說。果然同變戲法一樣。他立刻請我坐下。陪了不是。就去通報。我用的是個假名字。從前原同甘班夫人約過。他曉得就是我。我主僕兩人坐在一隅。免得被人看見。我把我所聽見的反謀。告訴甘班夫人。夫人很震動。我就告辭。他送我到院子。我上車。他跑去見王后報警。我走過院子的時候。碰見一個披大衣的人。這人一定是改裝。不是怕冷。我本來就要走。不理會他的。因爲看見他走路的樣子。很像是米拉布伯爵。我很怕

他認得我。剛好來了一陣大風。把我的大衣吹開。露出我的臉。他很詫異的問道。你來作什麼。我支吾他。反問他道。我正要問你。你來作什麼。他問道。你不要支吾。你來作什麼。我笑答道。我從前在這裏作什麼。大約現在也作什麼。他說道。也許是的。女人們什麼事都可以作到。雖然……我攔住他說道。你爲什麼這樣小心。你是平民的選手。你天天攻擊宮廷。你卻改了裝。跑到宮裏來。他答道。我學你。我爲愛情……我說道。伯爵。你說謊。他答道。伯爵夫人。說謊兩字。可以生出決鬪的。我說道。我不怕你。你只會吠。不會咬。伯爵聽了大笑。凡人聽了不入耳的話。若是不願意生氣的。只好大笑。他答道。我要報復的。我要告訴人。我在什麼地方會見你的。我說道。我也告訴人。我碰見的是誰。他說道。這樣一來。你我都無益。不如我們約好。彼此都不響。我答道。我也正要說這句話。於是我們拉手。他說道。告別了。我猜着你此來是什麼用意。雖是叛逆的行爲。卻是件體面事。不過毫無益處。計謀是早已安排好的了。那怕一個美婦人告密。也不中用。他這幾句話。說得不錯。我們就分手。米拉布伯爵。往後從不來見我。他的朋友們卻常來探我。什麼話都隨便說的。我曉得伯爵能守祕密。我這時候。覺得很冷。坐馬車。趕快回家。

革命一起。他自然是很受困難。財產上的損失很不輕。杜巴利夫人只好賣金剛鑽。於是寫信給一個銀行家。名文狄乃。夫人得的回信。說道。

伯爵夫人。我可以替你在荷蘭安斯丹地方。把金剛鑽出賣。很費了事。纔找着買主。金剛鑽現在不時髦。價值也不如從前。我估計如下。

計開

首飾 六千法朗 戒指 一萬五千法朗 耳環 六千法郎

金剛鑽 第十二號第七號 一萬六千法朗 第六號 六千法朗

又第三四九號 每件四千法朗 共一萬二千法朗

又第十二號 三千法朗

共七萬九千法朗

我的意思。應照單開價值。變賣。候示施行。

一七九〇年三月四日

前文說過。一七八九年被劫是伯爵夫人第一次財產上受大損失。誰知還有更大損失在後。

第二十一回 盜案

且說一七九一年一月十日或十一日。杜巴利夫人往巴黎。就生出了被盜的機會。這一次所有的珠寶都被劫完了。他原意要變賣珠寶還債。但是他租款所入。足以還債有餘。大凡一個人。從辛苦中得來的錢。是曉得錢的價值的。寒微出身。忽然作了暴發戶。都不曉得錢財之可寶。不獨是杜巴利夫人犯了這個病。比他富得多的人。得了許多錢。後來還是一敗塗地。這第二次被盜。卻把杜巴利夫人攪苦了。費了無限若干的事追賊。也很有有人在警察署替他出力。警署給他一封信。說道。

我同伯爵夫人請安。我很留意這盜案。已經把情節通知會議廳某君。他決意同我兩人。竭力追回所失珠寶。某君實心辦事。夫人儘可放心。

一七九一年一月十四 警察廳長某某

警廳們偵察之後。捉了一個瑞士國人。因為捉了這個人。卻惹出許多是非。當日民黨的報。借這個

機會。糟蹋杜巴利夫人。報上說道。

自從革命以來。杜巴利這個女人。恃他的財力。挑唆雷桑地方上的居民。同駐紮在枯比和瑞士軍隊不睦。他的詭計行不通。頗爲失望。人家現在都瞧不起他的勢力。還疑心到他這次被盜。是並無其事。因爲他進款驟減大減。就想出捏造被盜。求國會償恤。他的舉動。令人不喜。他找了一個瑞士兵。在雷桑替他看門。這個瑞士兵是個少年。不過十八歲。是個令人歡喜的人。且亦老實。被盜之後。這第宅的女主人。駕了四馬的車。走到枯比和地地方。見軍隊的統領。告那少年看門的。帶了五十個兵。把看門的捉了。送到路爾監獄。把看門的上了腳鐐等具。關在黑牢裏。這些情節。是一個瑞士兵告訴我們的。他還告訴我們。瑞士營的兵說。杜巴利女人太不公道。濫捕無辜。現在都不服號令。要求遣散。假使盜案是實。也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國民。豈能憑從前國內第一著名妓婦的一句話。就把一個無辜少年上了刑具。

又有一個報說的是。

雷桑市政局。捕去一個兵。是被盜家（杜巴利夫人家）看門的。據供。他全不曉得被盜的事。所告

他的情節。是有人在酒店串通好的。按着供辭看起來。是個平常盜賊所爲。現在還尋不着多少線索。

一月三十日。這報又說道。

杜巴利夫人。出盡法子。追尋所失的珠寶。他相信圓光。問過幾次。有人造謠言。說他張大其辭。浮開失單。以便易於還債。造這種謠言的人。居心太壞。毫無根據。夫人向來是不肯拖欠分文。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二月十八。杜巴利夫人得了消息。賊已捕獲。珠寶也有了。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英國報上說的是。一讀是怎樣起獲杜巴利夫人被竊珠寶的情節。就知道那幾個行竊的。並不是慣賊。他們五個人都在倫敦。同住一間屋子。立刻就令人可疑。吩咐預備極豐美的大餐。告訴店主。現錢還未換好。明天付賬。吩咐完了。他們就去找賽孟珠寶商。掏出很罕見很值錢的金剛鑽。要價不過原值六分之一。賽孟立刻給了一千五百鎊買了。又問他們。還有同樣的金剛鑽沒有。他們答稱還有。賽孟立刻去報告市長。隨即把這五個人拘捕。他們雖然摔了好些值錢的金剛鑽在火爐裏。但

是大部分還在。其中有個當傳話的。是英國人。這個人屢次犯過竊案。

杜巴利夫人得信。歡喜欲狂。但是從此引出後來的禍害。他自然是很着急的。要取回來。他的仇人。大約是想從中撈些好處。就生出事來。這時候。交通是極其不便。官司是拖得很長。他凡四次渡海到英國。回來之後。就遭陰謀。被那些忘恩負義的人所害。

且說。杜巴利夫人聞信。即速到倫敦。認得他的金剛鑽。發過誓。說是他所失之物。因法庭進行甚慢。只好先回巴黎。把金剛鑽存在銀號。包好了。他和銀號簽字封好。不久。又有信要他到倫敦。也許因為他缺少現錢。也許因為多帶錢不便。他找了銀行家文狄乃。給他一封匯信。這信是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的日子。說道。

持信人是杜巴利夫人。因事到貴處。這位夫人很著名。諸位想已知道。今請幫助一切。夫人所需款項。無論大小。請先墊付。諸懇照辦。感同身受。此致

某某先生等。

文狄乃兄弟公司

杜巴利夫人第一次赴倫敦。是毫無預備。只曉得即速取回寶物。如同小孩子找丟了的玩物一樣。

他既無匯信。又無護照。在布朗地方。幾乎被拘。第二次卻帶了護照。在倫敦住了三十八日。遇見許多法國通臣。內中有加朗。是夫人得意時候的好朋友。自然重新作好朋友。況且加朗是有名的人。只要美貌女人一笑。他是抵抗不住的。說了恭維夫人的話。至少也有一千句。還勸他。當法國革命風潮瀾漫的時候。不如久住倫敦。

再說。杜巴利夫人。有一種特別性質。當着危急或遇着大事的時候。倒有閒工夫管極不相干的兒戲小事。有時候。對待煮一瓶蜜餞果子。比對待失竊了幾千鎊的財物。還要多用心。作者就證明這幾句話不如引夫人寫給他管家摩林的一封信如下。

摩林應去見市長。統領地方司法官。代我致謝他們。我倚靠他們諸位。替我出力。我相信既有我的人。又有他們諸位幫忙。總可以保護我的財產。不致再被賊竊。我卻很盼望太平無事。我離家。住在異鄉。極不適意。法國雖然不太平。那裏是倫敦比得上的呢。摩林要把我日用衣服零物收好。我很以為然。應該同公爵商量過。也不要令人犯疑。我不懂梅肖為什麼常是這樣荒謬。凡對待惡人的舉動。我們只可拿鎮靜去打破。我已經吩咐披慎。到雷桑。幫助沙拉尼製家裏用的糖。

果醬。我不懂爲什麼他還未去。我們家裏自製的不好。煮得太過火。摩林應告訴勞赦。把我所有的通花衣邊。放在教堂裏的聖衣房。那是盜賊所不能到的。凡有可以被偷被火的東西。也都放在那裏。那班竊賊。要等到月底纔過堂研訊。我在這裏。要耽擱到八月十五。

因爲倫敦的事。一時未能結束。杜巴利夫人。先到巴黎。再回雷桑。只要有機會就同畢利沙公爵見面。他是新侍衛營統領。卻不能有多少空閒。

且說。有一位毛沙波。儀表出衆。和藹可親。是個良家子。原當巴黎衛戍統領侍從。後當副官。最忠於畢利沙公爵。時常有事。與杜巴利夫人接洽。當時有某議員。調查侍衛營情形。有一個報告。給議會。毛沙波得了一份報告。給杜巴利夫人。很說到當時不安的景象。那報告說道。

侍衛營內有許多名。並未按照新定憲法的規則入伍。有許多不尙規定資格。有許多並未發過誓。

隨後又說到。這侍衛營不合憲法。討論的時候。議員古堂說道。

這是我們議會。應該奮興施行所有極大權力的時候。國內無處不是陰謀叛逆。究竟是在什麼

地方發生的呢。發生地點就在王宮。什麼叫作侍衛營。不過是一夥強盜。我提議。彈劾侍衛營統領畢利沙公爵。

在那議會裏頭。無理的辯論。有一點鐘。後來議員哥第提議。經議會通過。第一條。遣散侍衛營。第二條。按照法律重新改設。第三條。改設未成之先。改派國軍執行職務。有一家報館論這件事。說道。向來未見過一天之內。做出這種違背天道。違背人律的事。和這種汗鑊人格罪大惡極的事。畢利沙已被彈劾。昨日六點鐘。把畢利沙押解到奧連地方。一班流氓。隨着馬車。辱罵他。他是一位毫無過犯的武士。既無彈劾他的條款。又未經他自己辯護。無緣無故。把他上了刑具。可謂無法無天到極點。將來總有一天。歷史上要查問的。這侍衛營。原是新制規定設立的。被一羣瘋狂流氓所詛罵。罵得真是可憐。旁人聽了也流淚。遣散時幸而有國軍拔刃。出力保護。始得無事。他們惟一的罪狀。不過是矗立在君主與逆賊之間。不讓白刃到君主身上而已。

畢利沙被拘之後。數日。保安處。派人見杜巴利夫人。他們吃喝之後。就動手搜檢。看見有一處關着門。就要鑰匙。夫人說。鎖已壞了。他們就找了鐵匠來。打開門。裏頭藏着的。是畢利沙的副官毛沙波。

夫人恐怕他遭這搜檢人的毒手。把他藏在這裏的。夫人苦苦的哀求。這班人把毛沙波帶到巴黎。關在監裏。後來同許多無辜被禁的人。死在監裏。

第二十二回 構陷

一七九二年。九月六日。奧連地方的囚犯。解到華賽。就有無數的同野獸一樣的流氓土棍之類。先已聚在那裏。現在法國遍地都是這種惡無賴。不過在華賽地方。他們更容易的橫行無忌。囚車來到的時候。這些吃人的匪類。就圍繞住。把進監的大門。也堵住了。囚犯們是沒得幾天好活。辯護他們的人。見了這些匪類。無不害怕。都不敢去辯護。只好聽他們死。匪類們不由分說。就動手殺囚犯。囚犯們只好出力自衛。畢利沙同匪類們。鬪得最奮勇。手拿小刀。向匪類們亂刺。寡不敵衆。遍體受傷。幾乎滴完末一點血纔罷手。自從畢利沙公爵慘死之後。杜巴利夫人。失了一位最知心的朋友。獨居雷桑。覺得度日如年。又到倫敦一次。住到一七九三年三月一日。又回到法國。杜巴利夫人。原可受不着法國大革命的慘痛。不料有一個人。一定要毀他。本來有幾個人。都要害他。內中有一個。

幾乎是個瘋子。向來好使陰謀的。這人名吉利甫。來住雷桑不久。有意要奪杜巴利夫人的財產。也許他原想用敲詐的法子。也許他想到政府告密。希望得重賞。這時候杜巴利夫人曉得。從前的小黑奴和沙拉尼。（即前回夫人信內說製糖果醬的注）都是國民會的會員。小黑奴是夫人撫愛如子的。現在與夫人的仇敵爲伍。夫人自然覺得很難過。沙拉尼原在夫人家裏辦事。因欺騙辭退的。吉利甫很同這兩個人來往。探聽得很明白。誰當到夫人家。誰是最忠心於夫人。這國民會。共有四十個會員。大約都是絕無道德的人。內中有好幾個。曾到華賽。濫殺與連犯人。殺過人之後。即日回到雷桑。喝飽了酒。飲飽了血。走到杜巴利夫人家裏。把一顆血水淋漓的人頭。摔在夫人腳下。那爲首拿人頭的。喊道。看看。這是你所愛的情夫的頭。這夥匪類。在那裏亂吵亂喊。夫人嚇得渾身打戰。卻要看看是否畢利沙公爵的頭。因爲有人說。許是別人的頭。作者要追說。杜巴利夫人。前在倫敦。認得一個波拉這個人。以教法文爲名。其實是保安處派來的偵探。偵察諸臣們的舉動。英國政府。疑心這個人的用意。逐他出境。他回到巴黎。還是當保安處的偵探。到過雷桑。訪杜巴利夫人。夫人待他很有禮。他不久。就認得吉利甫。因爲惡人相遇。就要同謀害善人。吉利甫作了一張呈文。

請國民會會員們簽了字。請拿杜巴利夫人帶了呈文。約同波朗西親到華賽。投遞呈文。說道。

雷桑地方的公民舉我們作代表。請君等注意。本國危險情狀。我們四面八方都是仇敵。城裏郊外。全區都不得安寧。我們的仇敵無惡不作。我們的心。我們的手。都要爲國辦事。請君等迅速照命令施行。

一七九三年六月廿六日雷桑發

公民三十二人簽字

翌日（二十七日）吉利甫。波拉。沙拉尼。三人請地方議會將所有應該處死刑的人列單。議定拘捕杜巴利夫人和全宅的人。杜巴利夫人曉得他們用意。立刻打發摩林同拉邦第。求見辦事的人解說。吉利甫帶了小軍官等。（這些人都是他的會友）到夫人大宅。就要捕人。剛好這時候。波路也到了。他立刻召集當地的議會。責備他們辦事操切。說道。我們正要把公文發回。叫你們重新修改。收窄範圍。衆人因爲正要捕人。忽然又不能捕。大怒。同當地議員辯駁。把杜巴利夫人帶回宅子。吉利甫又預備一張呈文。這一次遍請全會的會員簽字。簽字的人。內中有許多都屢次很受過杜巴利夫人恩惠的。吉利甫勸市長和官吏們。於七月三日。同到國會。讀他的呈文。說道。

諸位國民。代表雷桑市的勇敢國民。今來國會。表示他們忠於國會。願繼以死。遵行五月三十一及以後所頒布各種愛民命令。那時候掃除國內危險仇敵。任從忠心愛國的國民。自由保國。諸位都是英雄下山。爲我們掃除國內國外自私自利謀反叛逆的仇敵。我們同諸位都曉得都要奮鬥到死。我們曉得王黨膽敢違抗國會的命令。有一個女人。在專制時代。已是聲名狼籍。我們就在畢理沙宜淫的地方。拘捕這女人。諸位國民。我們是奉國會命令。拘捕這個自稱杜巴利伯爵夫人和他的姪女。（這一個原是逋臣之女）同時又拘捕他僕從人等中之貴族黨或不愛國的人。

國會會長答道。

國會謝衆位。現在又表示雷桑地方愛國的證據。深知諸位仍繼續表示忠誠於國民救國主義。並請諸位同享光榮。

吉利浦和他的同黨。見國會深以他們的舉動爲然。回到雷桑。很急速的把杜巴利夫人拘捕了。當時檢察長古桑說。他們這樣急速的捕杜巴利夫人。很不好看。他們雖是奉命拘捕。卻是違反本地

與情況且控告夫人的條件。不是張大其辭。就是並未證實。這些恐怖派的人。聽得這話有理。不曉得怎樣是好。因為吉利甫的同黨。都是他的傀儡。聽他的指揮。內中有一個。名叫阿林。膽子大些。人也聰明些。答檢察長道。我們不怕你。我們是執行法律。

且說。杜巴利夫人聽說。有呈文告他。是雷桑地方居民簽字。他立刻匆匆的。也作一張呈文。本地有名聲和有勢力的人。立刻簽了字。七月六日。投遞轉呈保安處。很平心靜氣的討論一番議決。杜巴利夫人呈文是實。應把他同僕從人等釋放回家。吉利甫見構陷不成。就造了一段謠言。汗鱉杜巴利夫人。送與保安處和本道。吉利甫的同黨。到處散布這謠言。國民會裏有一會員。是夫人的朋友。送了一張謠言給夫人。夫人這時候。纔明白過來。那小黑奴在他家。受他豢養二十年。前數次拘捕僕從的時候。並未拘捕他。送到華賽去。纔疑心到小黑奴通仇賣主。於是把小黑奴喊來。問他道。新立一個會。專同地主爲難。會員都是惡少年。專事邪淫詭詐。造作謠言陷害人。奪人的財產。同黨相害。也不爲恥。自舉爲市長。自舉爲市政廳執事人。你常在這個會出入。是否有其事。這個小黑奴早已不知道什麼感激恩德。和願全名譽。就直認不諱。答道。瑪當。我常見吉利甫是真的。因爲他是熱

心愛國。又是麻拉的老朋友。這個會是他創立的。我是個會員。我覺得很可以驕人。你從前用過的園丁法孟。辭退的廚子沙拉尼。還有許多好國民。都是會員。夫人很怒。說道。好罷。我限你三天搬出我的宅子。這是小黑奴的態度。他從小時就蒙夫人撫養如子。會屢向路易第十五替他求過許多恩惠。這小黑奴太無良心。恩將仇報。簡直是向夫人心窩通一刀。又像一條毒蛇。以摧殘恩人爲樂。小黑奴一離宅子。就找沙拉尼。波拉。吉利浦商量。把被攆的情形說一遍。杜巴利夫人以爲驅逐了這個偵探。就可以稍得安居。誰知不然。小黑奴更當夫人是個大仇。更要和他的同黨。設法雪恨。吉利浦屢次在會裏說反對夫人的話。每次都有小黑奴贊成。杜巴利夫人。見他們越鬧越兇。於是寫一封信給華賽道的行政員。說道。

直到如今。我的仇人總設法擾亂我的安寧。我依賴諸位公平以自慰。我自己問心無他。足以抵抗仇人的惡意。他們想出許多方法騷擾我。因爲我的情形。諸位都曉得。故此他們也無奈我何。只要他們不越出諸位的權力。我原不該把我個人的私事。煩瀆諸位。但是現在我的危險。到了極點。我以人道名義。請速派人援助。我此時不願把我恐怖緣由。上瀆諸位。我只好告訴受派來

援助我的人。

奉派到雷桑查問情形的人。名拉華理。這人同杜巴利夫人商量好一會。結果是只好請他到華賽躲避。歸本道保護。杜巴利夫人把宅內某處藏的是金銀。某處藏的是珠寶及金銀器具。都告訴了行政員。告訴他們小黑奴同沙拉尼。也都曉得收藏地方。已經告訴過國民會會員。又告訴他們。只要一離宅子。那市政廳的人和國民軍。一定來搜宅子的。又告訴他們。有一個寡婦。名柯提。把宅子裏的事情。都告訴了人。要祕密搬運東西。是作不到的。翌日。杜巴利夫人就搬往華賽。避開雷桑地方。虎視眈眈的愛國國民。他正要離開宅子的時候。有一個潑悍婦人。名雷諾爾。走到宅門口探息。杜巴利夫人聽見吵鬧。問是誰。雷諾爾自己答道。是一個婦人。你未居這宅子之先。就是這婦人居住的。你既走之後。仍是這個婦人居住。說話的時候。不離用幾個辱罵的字眼。

第二十三回

告發

且說杜巴利夫人離開宅子的這一天。那國民會開會議。議決派代表赴華賽。在革命事務局告發

杜巴利夫人罪狀。波拉是保安處的偵探。再到巴黎告發。代表們到了華賽。走到事務局會議廳。小黑奴很認識幾位局員。這些人討論過一會。決定呈請保安處。准與擴充權力。並設法禁阻省局干預捕人。同時又議決彈劾省局三位局員。那保護杜巴利夫人的拉華理。最爲着重。省局行文到外交部。要杜巴利夫人帶到倫敦遞交文件的譯文。外交部長官答文說。憑照內稱杜巴利夫人。爲伯爵夫人。不勝詫異。杜巴利夫人得了這個消息。立刻寫信。給一位行政員。說道。

我纔聽說外交長讀我的憑照譯文。稱我爲伯爵夫人。不禁詫異。我也同他一樣的詫異。假使我曉得這種憑照。是如何寫的。我一定不用這種稱呼。因爲這樣稱呼。違背現行的法律。我是很愛國的。我完全不識英文。辦理這些文牘。我全靠翻譯。因爲他們曉得我有這個稱呼。在當時卻並不犯禁。這點無心錯誤。我卻一時失察。一說便明。這件事同我毫不相干。我絲毫不能負責。經我這封信一解說清楚。便知道我存心愛國。甘守法律。是毫無疑義的了。這件事很令我煩心日久。請你注意。並還我公平判決。

杜巴利。

且說杜巴利夫人。雖日在危難之中。也還有一兩件事稍可以自慰。那兩位武士拉邦第利古。很忠

於夫人。常設法同他消愁解憂。因為愛情也還有時發動。他雖受了多少危險。面貌卻還是很可愛的。有一位軍官名路罕。寫一封信給杜巴利夫人。說道。

我的寶貝愛友。你要的畫像。我今送上。容貌帶些憂愁黯淡。但是你我都看重這幅像。我把另外三張畫像。也取來了。我留下一張小的。這是你穿白衣裳。帽子上有烏羽的一張。原底第二張。是摹那一張。頭已畫完。衣服不過粗畫大概的。這兩幅都未配架。利布侖夫人畫的大幅最好。惟妙惟肖。簡直像是會說話。力第利纔起首畫的。只粗畫草稿。我就要送還他。那幅大的。同我留下的那一幅摹本。是否要我送給你。還是由我處置。我是很願意留在我這裏。我的至寶。你到我這裏住幾時。使我享幾時的福。我覺得無一件事。可以比得上你我同聚的歡樂。他最愛的就是你。他無時不愛你。死而後已。我送一千接吻。給天下第一可寶的女人。這個女人心地光明慈愛。他應該畢生的愛他。一七九三年九月七日

這封信上。押的日子。離吉利浦同那忘恩負義的小黑奴末次用全力搆害杜巴利夫人。不過幾天。可見那時候。愛他的。人的柔媚話。同仇恨他的。人的詛咒話。交關他心裏。不知吉利浦用什麼法子。

把從前過手宮裏錢財的銀行家找着了。把杜巴利夫人支付某人某人款項的賬本弄到手。就趕快的鈔了一本。交給保安處。作爲濫用國幣的憑據。一看彷彿是用的錢甚多。但是共總是六千利華。攤分六年。一個國王賞給他專房的所愛。每年不過一千利華。比較富豪給他所歡喜的跳舞美女。一年十萬利華。還能算多嗎。況且法蘭西國王除了國幣之外。還有私入的款項。這是國王可以隨便花的。吉利甫不遺餘力的。終日去麻煩保安處的人。到底保安處果然下令。捕杜巴利夫人。吉利甫卽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帶了兩名憲兵和好幾個市政廳的員役。往雷桑。把來意告訴了夫人。就請地方司法官把所有箱櫥先封起來。所有函牘文件。都搜檢了。扶夫人上了小車。經過某處地方。曉得某人有一輛較好的馬車。請夫人改坐這輛車。吉利甫也上車。陪着夫人並排坐。他這種舉動。並非有什麼可憐夫人。更非尊重婦女。大約不過因爲這樣。就可以說私話。給夫人一個好機會。行賄買放。可惜他這種詭計行不通。杜巴利夫人一路並不同他說一句話。一到了巴黎。就把夫人看管起來。函牘文件。都交給保安處。

第二十四回 下獄

且說外間曉得杜巴利夫人在獄中看報。他的仇人。就在各報上。登一段新聞。說的是杜巴利夫人已經釋放。他的財產充公。夫人見了。不知是謠言。以為政府總發給他多少錢。可以安飽度日。吉利浦聽見沙拉尼代表賽尼托地方。派了華賽革命局的局員。立刻去見他。兩個人就作了一篇控告夫人的詳文。這兩個人一面造謠言安慰杜巴利夫人。叫他不必托人設法。一面要他的命。可謂窮凶狡詐極了。沙拉尼大恭維他的爪牙。給了他們不知多少錢。簡直他把夫人的錢財。分與殺夫人的兇手。把那座像天宮的大第宅。交與一羣強盜殺人兇犯掌管。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候。前次遞呈援救夫人的雷桑地方良民。這時候心更不忍。又呈保安處。要求釋放杜巴利夫人。吉利浦聽了。很着急。立刻到巴黎。去見保安處。打聽得所有夫人的函牘文件。交與一個人名賀朗。審查報告。又立刻去找賀朗。賀朗告訴他。並無可以入杜巴利夫人罪的憑證。吉利浦自己造了許多謠言。編成一張訴狀。賀朗依了他。就當作審查的報告。這班惡人。居然達了目的。辦到開堂審訊夫人罪狀。那

班裁判官。無一個不是最殘暴的酷吏。杜巴利夫人卻並不稍屈。看他這下臺的人。在法堂上所答的話。斬截得體。不禁令人憐憫讚美。當日法堂審訊情形如下。

秘密審訊杜巴利之妻倭波尼。共和二年二月九日開審。

革命法庭副長杜馬。檢察官某某。受審人杜巴利之妻。年四十歲。生於某處。現住雷桑。

問 你幾時起。住在宮裏。

答 自一七六九年起。至一七七四年止。

問 你在宮裏所花的錢。是奉何人之命給你的。

答 每次給錢。都奉有路易第十五的私令。所有我的支出。都是某部大臣波丁掌管。由經手宮裏銀錢的銀行家布尙。付款給我。

問 你常用你的勢力。位置你的私人麼。

答 我常運動君主。

問 你不是常設法替你的朋友們。謀卹俸麼。

答 有的。不過記不清詳細情形。

問 自從一七七四年以來。你會否同路易第十六的大臣們。通過消息。

答 只有一次。爲的是二百七十萬華利債務。我原依賴君主還這大債。誰知我懇求無效。後來我只好把我所收的租款。同變賣畫幅珍寶的進款還債。至今還有二十萬利華未還清。

問 你既不能還清債欠。爲什麼還能够屢次花費幾大筆的錢。

答 我的費用。並不大。我還有九萬利華租項的進款。

問 一七七四年你自己估計你的珍寶金銀器皿鋪陳各物。值多少錢。

答 我簡直不曉得值多少。我估計被竊的金剛鑽。值一百五十萬利華。這不過是我所有的珍寶中一部分。

問 自從革命以來。你會否同從前與宮廷有關係的人往來。

答 我確會與宮廷有關係的人往來。最著的。就是畢利沙。播郎等。

問 你會否收留回國的逋臣。

答 我絕對未收留過。

問 你卻收留過拉錄方登。這是個反對共和國的仇敵。

答 他自從一七九三年六月起。在我家裏住到九月。我絕對不曉得他是個逋臣。我更絕不表同情於共和國的仇敵。

問 你會否同加朗夫婦。有信往來。

答 我只記得接過加朗夫人一封信。我卻並無回信。

問 你不是常往英國嗎。

答 我曾經去過四次。

問 你爲什麼事去的。

答 爲金剛鑽被竊。去打官司。

問 你什麼時候回法國的。

答 第一次。一七九一年二月十七去。三月二日回來。第二次。四月四日去。十二日回來。第三次。同

月十四去。八月十四回來。第四次是末後一次。十月十四去。三月四日回來。第一二三次是巴黎市長給我一張護照。某部大臣孟摩林發一張護照。第四次是雷桑市政廳發的護照。賽尼托行政廳加押。

問 你總聽見過有命令禁止接濟逋臣。禁止與逋臣通信。你爲什麼不遵守。

答 我不過從報紙上見過。銀行也有信告訴過我。我卻以爲同我不相干。因爲我離開巴黎。不過是去辦事。並且有正式護照。

問 你既知道有逋臣律。你會否小心研究過。

答 我曾經問過朋友。他們說。我既有了護照。就可以不負責任。

問 你在倫敦。曾否同逋臣往來。你見得最多的是誰。

答 我有時見着的是加拉索夫婦。普阿王爵。加朗夫婦。法朗狄。他從前是路昂省議會會長。

問 你不是供給過逋臣們銀錢麼。

答 我會付過二十二鎊給法朗狄。他卻於二十四點鐘內。全還我。

問 你在倫敦支過一百三十四鎊。作什麼用處。

答 我告訴唐比教長和加拉索夫人各拿四十五鎊。其餘的是給一個英國人。我要教長和那位夫人把款子代我存在銀行。我卻後來從沒聽見他們是否存在銀行。

問 這兩項並不是支給佣錢。原是贈送。或借出的錢。

答 我爲的是便於還債。請加拉索夫人代取收條。

問 你會留存這兩張收條麼。

答 加拉索夫人給我一張收條。教長卻無收條給我。

問 你赴倫敦幾次。是那裏來的盤纏費用。

答 銀行家文狄乃給我的。

問 他每次給你多少。

答 第一次匯信六千利華金錢。第二次匯信五萬利華。這裏頭有他先前墊過款的抵押。還有從前說過的一百萬利華中之一部分。

問 你說過你用了一百萬還債。那時候你手上不能有那筆款給你用。

答 我並不是拿全數還債。

問 你在倫敦。不是有意要拿二十萬法朗買債票嗎。

答 我在倫敦時候。曾把二十萬法朗交給路罕。

問 你同時曾把二十萬法朗交把路昂教長。

答 我不知道文狄乃怎樣能夠對我說到我不認得的人。況且這一項怎樣支銷的。應有細賬在我家裏。

問 你在倫敦的時候。爲什麼向文狄乃支二十萬法朗。卻交給那些向來不經管你的銀錢的人。

答 我利用狄士古幫我。爲的他第一個寫信給我。提議買債票的。

問 革命以後。你爲什麼常同共和國的仇敵通信。

答 我並無這樣的通信。

問 你曾經同共和國的仇敵通信。又同謀害共和國的人通信。

答 我曾經接過幾封信。我從不作覆。

問 不是派你送無名姓住址的信。給你所認得的人嗎。

答 我第二次往倫敦。但吉維托我送一信。給加朗夫人。這封信他給我看過。現時還在他文牘堆裏。

問 你怎樣得着兩封信。從柏林來的信。是吉士丁簽字的。

答 我絕不知道這兩封信。一定是從飯店帶來的。也許是在飯店的櫥櫃。我不知什麼人放在那裏的。

問 我相信。你以打官司爲名。不過借此到倫敦。以便兩方通信。

答 這是絕對不確的。

問 我要你真實說明。你屢次往倫敦。是否是有秘密使命。是否傳遞消息。給那些同英庭有關係的仇敵。你末一次赴倫敦。是否是立意逃亡。我最後問你。是否與反對自由的仇敵有書信往來。你是否拿錢或用其他方法。幫助他們。

答 我全沒作過這種事。

問 你有辯護士麼。

答 我選請第蘭維。同拉符樂。兩位國民。替我辯護。

以上所載的。就是杜巴利夫人的供詞。答得很清楚流麗的。供完了。一定要當檢察官的面簽字。隨後就被禁在巴黎大監。他收禁的牢房。就是前此收禁路易第十六王后的。常瑪理安托尼初入法宮的時候。一見杜巴利夫人。原是很親善的。因為夫人的態度地位。和不善相諒的種種情形。就招王后仇恨。後來這兩位最有名的女人。先後都被禁在同一間小牢裏。暗中彷彿是有運數。獄卒理查的女人。待得杜巴利夫人很好。曾奉夫人之托。去雷桑打聽大宅的情形。他打聽了回來報告。說道。拉華理因見審訊不公。氣極了。投河身死。第宅完全歸吉利甫措置。箱子裏的錢財。日日短少。小黑奴是做了絕對的主人翁。此外還報告了許多事。杜巴利夫人聽了。惟有叫苦。檢察官曉得控狀已預備好。把吉利甫請來。商量改傳證人。又同賀朗商量到那銀行家文狄乃。要把他同時告在一起。十三日。控狀備齊。十六日。開庭。司法副長審訊。

問 你這被告。姓甚名誰。生在那裏。住在那裏。多少年紀。作什麼事。

答 我姓倭波尼。名吉安。在華古呂地方出世。現年四十二歲。靠所得過活。通常住在雷桑地方。

問 你不是一個杜巴利伯爵的妻室麼。

答 已按法律離婚。

問 第二被告。你姓甚名誰。生在那裏云云。

答 我姓文狄乃。名金巴普。現年六十六歲。生於荷蘭國安特敦。銀行職業。現住倫敦。（文狄乃）

第三個被告。是姓文狄乃。名愛特梅。三十二歲。第四個被告。姓文狄乃。名安敦。二十九歲。同他父親住在巴黎。司法副長說道。被告聽控詞。吉利甫是個文人。生於英國紐加士。他說曉得被告杜巴利。在雷桑地方。阻撓我們的事。捕這女人那一天。找出許多藏着的銀子。在火牆洞找出金餐具。在別處找出許多錢財珍寶寶石。還有安公主的像。一切等等。

司法副官隨即宣讀。在堡內找出的寶物。又往下讀道。有一個英國偵探。名福爾特。一七七七年到巴黎。接辦法朗林所辦的事。常常來往於巴黎倫敦之間。同美國打仗的時候。因為他出力。得過很

重的酬勞。從被告文件中找出些信件。一定是從福爾特來的。我會見過他探訪被告。被告在巴黎。有好幾處寓所。都是招待仇敵和逃亡的人。被告所說珠寶被竊這件事。雷桑地方的輿論。說是假造的。並沒這回事。於是又問道。

問 你曾經在家招待過福爾特麼。

答 招待過。

問 你說過。自從三月回到巴黎之後。你的官司是完了。你爲什麼又到倫敦。

答 我去接收珠寶。還要給訟費。

於是說到。被告曾經政府允准赴英國。取被竊珠寶。被告擁有資財。據說非取回珠寶。不能還債。又把被告各項所入詳列。這時候又傳一個證人。這證人是陸軍部人。名奧杜。發誓供稱。有一天。大約是一七九三年八月十日。從乍曼安森林穿過。看見雷桑堡宅裏。都是宮廷的人。進去的時候。杜巴利夫人給他們酒食。說是堡裏無人。問他有一處門爲什麼鎖閉。他說是放竹布衣服的房间。不曉得鑰匙那裏去了。搜查人疑心。於是打開門。看見毛沙比躲在裏頭。伯爵夫人。很關切這個人。看見

他們要把這人解往巴黎。夫人把自己坐的馬車給他坐。這個人附耳對夫人說道。凡是解往巴黎的人。都要遭慘殺的。夫人聽了非常恐怖。

第二十五回

判辭

於是又傳波拉問供。波拉發誓供稱。是保安處處員。杜巴利夫人第一次到倫敦後。和一個英國偵探。名福爾特的。同坐馬車。這個人到過巴黎。把一個女人。名巴利摩。介紹見達托亞伯爵。專為法美兩國締交。有一個少年名狄邦士在場。在那裏的時候。夫人與一少年法國人。名加蘭尼同居。伯爵夫人回法國之後。不多幾天。第二次赴倫敦。住在某街。某街招待所有貴族通臣。最著名的是加朗夫人。第三次到倫敦。他往訪桑法爾。據說是奧連公爵的兄弟。公爵住在某街。因為尙未來住。房子將讓給夫人。國王死後。在一月間。夫人穿國孝。凡是共和國仇敵。為國王誦經超度。夫人總親到的。證人又供。因為在英被逐。就當了保安處的差事。常到雷桑辦事。夫人請他同居。他就住在那裏。兩人閒談的時候。夫人說怎樣赴倫敦。見的什麼人。我就知道夫人常同通臣有犯法的書信來往。供

到這裏。夫人答道。我同他們來往。不過是交情上起見。並無別事。證人又供。三月間曾告訴夫人。無論與連臣直接或間接通信。都是犯法的。翌日。夫人請雷桑人員們赴宴。證人也與宴。夫人逼他們說。爲什麼拘捕拉邦第。他們答。不認得這個人。夫人求釋放他。當晚果然釋放了。

沙拉尼是夫人的辦事人。曾經告訴夫人拉邦第是什麼人。告訴過他。拉邦第的父母是連臣。冒用假護照回來。總而言之。拉邦第不是個愛國的。證人又供。他再到雷桑時。夫人請他來見。一到他的宅子。就看見路罕路士那個女人。這個女人說。他的兒子很喜歡證人。證人答道。這卻很可惋惜。他兒子自稱王爵。他母親自稱王爵老夫人。他兒子自然是個假愛國的人。那女人答道。這不過是我們母子間的笑話。證人答他道。瑪當。你們從前有過這個爵位。你們不能拿來當笑話說的。現在國王也沒有了。還有什麼王爵。於是司法副長。問杜巴利夫人道。你對於證人供辭。有什麼話說。杜巴利夫人答。我再供。在倫敦時曾見過加朗夫人。孟瑪特夫人。不過都是朋友來往。

問 你在倫敦曾否替國王穿國孝。

答 因爲我無別的衣服。只好穿黑衣服。

問 你會否求釋放拉邦第。

答 我求過。因為是他在我家。他們當他是嫌疑犯捕拘他的。

於是又傳一個證人。

證人供稱名愛士古。從前是槍礮營下級軍官。認得杜巴利夫人有兩年。少得到他宅子去。夫人在倫敦時候。曾有信來。請我幫助向文狄乃要二十萬法朗。文狄乃把這筆款子。借與路罕。那時路罕住在某街。

杜瑪於是問被告文狄乃。

問 你是否同杜巴利夫人約好。墊二十萬法朗。

答 是的。

問 什麼時候的事。

答 是在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之後。

問 證人說。這筆款是給路罕的。

答 我相信。杜巴利夫人說是的。

問 你曉得有法律禁止拿錢財供給逋臣。這時候杜巴利是在倫敦。

答 這是真的。但是夫人有護照。准他赴倫敦的。

於是又傳一證人審問。

證人沙拉尼。從前是杜巴利夫人家裏辦事的。現時在華賽局辦事。發誓供稱。在夫人家裏曾見過拉倭普。畢利沙。拉邦第。狄士古。唐尼森侯爵。狄邦士伯爵等。還有許多貴族。內中還有畢朗加夫人。他同杜巴利夫人一同赴倫敦。至今還住在那裏。又供。因為過於愛國。不為同事所容。不得不告退。他所有的舉動。是強逼夫人辭退他。

於是杜巴利夫人答道。

我要聲明。畢朗加夫人。並非逋臣。我未回法國之前。他已經回法國了。至於證人所供的別的話。我又要聲明。我並不是因為他的意見辭退他。因為我家裏的貴重盜器。日見減少。不知到那裏去了。故此我辭退他。

至此又傳一個證人。

這個證人就是小黑奴。名沙摩。生於孟加刺。現年三十一歲。現在華賽保安處辦事。發誓供稱。從小十歲時。就在杜巴利夫人家裏。看見愛國報上很有輕視夫人的話。常勸他改變宗旨。他不聽。反常常的招待貴族。和反對共和國的大仇人。證人又再勸他。他不答。證人又說道。他知道我探訪法朗林。和麻拉的一個老友。又曉得我同那班愛國人如沙拉尼。波拉。法利茫等很表同情。他反很嚴厲的對我說。限我三日內走開。

杜巴利夫人答道。

我並無在家裏招待貴族的事。他說他勸我。我不必聽他的勸。至於我驅逐他。因為他同他剛才所說的那些人的關係。

又傳一個證人。是雷桑人。名提諾。

提諾供稱。在杜巴利夫人家五年。一七八九年。符朗白提。死的時候。聽見夫人說。民衆都是一羣無良心的壞種。

杜巴利夫人答道。這是謊話。這是極可惡的謊話。

以後還傳了許多證人。內中有一個在夫人左右有二十三年。是個縫紉女子。跟隨夫人到過倫敦。又有一個女僕供稱。畢理沙死後。杜巴利夫人燒了一夜的函牘。夫人答道。我從來沒燒過一張函牘。於是再審文狄乃。審過之後。司法副長。就對裁判官們說道。

諸位陪審國民。法國末後的橫暴國主的妻室。你們已經判過他的罪案了。現在要請你們裁判。迷惑驅策路易第十五的妓婦的謀叛罪狀。你們看見。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個女人。他蔑棄道德。是很著名的。他的荒淫。是公開的。他全憑荒淫。蠱惑暴君。暴君不惜犧牲百姓的血。來暢行淫慾。他的出身卑賤。行爲無恥。現在無庸研究。現在要判決的是這個淫婦。他生在民衆之中。吃了民間多少膏血。民衆給他錢去胡爲。暴君死後。他還要謀叛。推倒民衆的主權和自由。你們要知道。他作過暴君行淫之具之後。他還當逆賊。惡霸。貴族。教士的偵探。作他們的走狗。推倒共和國諸位陪審的國民們。他謀叛的證據。你們都聽見過了。要曉得這樣的重六陰謀。自有歷史以來。可算得是極可恨的。你們向來還未曾解決過這樣重大的問題。要把這件事。辦一個榜樣。給法蘭

西的仇人看。應該把這次謀逆的詳情。請你們看和這個妓婦所作的事。證據既然是這樣。你們要酌量。你們應該曉得。宗社黨和其他各黨派。好像是分離的。其實是一樣目的。是一樣的中心點。國外的戰事。拉文地方的內亂。南方的擾亂。加華杜地方起事。都是從一個源頭發生的。同歸一個首領指揮的。站在你們面前的。無廉恥的逆賊。靠淫亂積了許多財貨。原可以在本國安居。不過他以民衆的自由爲罪惡。一定要奴隸其民衆。一定要他的主人翁們。束縛鉗制民衆。國內最清潔可寶的事物。都要犧牲。供他的慾望。

司法副長杜瑪。又問幾句話。隨後陪審員退座商議。囚犯們也帶走了。陪審員商量了一點一刻鐘。又把囚犯們帶上堂。於是宣讀判詞如下。

法庭聽過供詞之後。一致同意。公決得。國仇和他們的爪牙。陰謀害國。他們的逆謀。還有人鼓勵。是從英國得來的許多錢養成的。這個吉安倭波尼。杜巴利之妻。執妓婦行業。住在雷桑。是逆賊們的爪牙之一。老文狄乃。荷蘭銀行家。住在巴黎。和他兩個兒子。也是逆賊爪牙之爪牙。今判決如下。

吉安倭波尼。杜巴利氏。文狄乃父子三人。俱判受死刑。所引的律文曰。凡有同共和國仇人。及其爪牙。有關係。或謀逆。或接濟給錢財。或傳遞消息。幫助叛逆。與法蘭西戰鬪者。不問逆謀成與未成。一律處以死刑……財產充公。

第二十六回

法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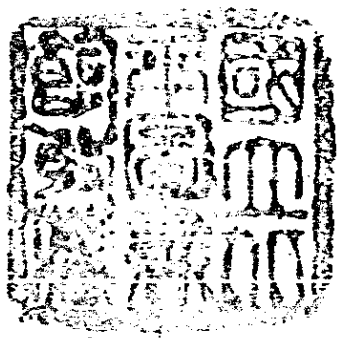
且說這幾個被告。既定了死罪。限二十四點鐘內行刑。杜巴利夫人見那幾個重要的證人。和旁觀的。聽了判詞。在那麼磨掌。表示得意。憂傷之極。不能站起來。還是兩個兵扶他離座。夫人是非常之怕死。知道無法可以脫出這羣劊子手的掌握。想出一計。不獨不能自救。還拖累了他許多最靠得住的朋友。以為供出多財錢。足以飽這羣強盜的慾望。他就可以倖免。誰知他的仇敵。異常殘忍。這樣一來。更餓他們不飽。反不如安靜為妙。他在法庭。受人強迫。不得不供。但是供認出來的。都不過是感恩圖報。或是周濟朋友的事。但是他一聽定了死刑。他方寸全亂了。當杜巴利夫人宣布他自己許多話的時候。吉利甫同幾個人。在法庭的飯廳小食。說道。我們消遣。等着看杜巴利夫人同他

車。據說杜巴利夫人見劊子手捉牢他的時候。人已糊塗了。還指着殺人架問道。這是爲我預備的麼。當那劊子手要動手的時候。杜巴利夫人掉過臉來。很柔媚的說道。我求你等一會子。劊子手裝作不聽見。絲毫無憐惜之意。捉住夫人柔弱的身體。刀起頭落。前者殺法蘭西末後一個君王。和王后的頭。也就是這一口無情刀。這就是杜巴利夫人的結局。自他少年時。做倭波尼小姐。縱享情慾。入宮之後。捲入政治漩渦。中年退隱。頗享朋友之樂。這時候他專爲恢復被竊財產。不料因此而授仇人以口實。誣爲共和國仇敵。借此以奪其財產。卒至身首異處。殆有天意存焉。

且說有一位塑蠟像名手。叫柯爾第。既得了允許。用蠟製杜巴利夫人的像。就走到某教堂墳地。居然製成一具。不過夫人慘死之後。面貌自然遠不如從前。故此這個蠟像。總有好幾分失真。製完蠟像之後。柯爾第把夫人的頭。縫在他身上。葬在路易第十六。瑪理安托尼。夏拉柯狄小姐。（法國大革命時代有名的女刺客）等墳墓附近。

且說杜巴利夫人斬首之後。吉利浦立刻坐車到雷桑。對同黨們很得意的說道。我看見杜巴利夫人死的時候。那面貌之怪惡。我就大笑。我平生再沒有這樣大笑過。愛士古。摩林。拉邦尼。不久也要

現這樣怪惡的面貌。檢察官已答應過我了。他這句話。果然應了。杜巴利夫人的好朋友們。和他的義僕。不久都要授首。情形不必細說了。當日法國大革命時代。借法律爲名。不知殺了多少人。書中所說。還不到千分之一。作者這篇杜巴利夫人外傳。略寫他一生的禍福起伏。也略爲表示。凡是深知夫人存心的人。都頗說幾句寬厚公道話。不以同他作朋友爲恥。



著名學文界世
傳外人夫爵伯利巴杜

究必印翻極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回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無名氏

譯述者 伍光建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Library Masterpieces of the World
LIFE OF MADAME DU BARRY

By

AN ANONYMOUS WRITER

Translated by

WOO KWANG KIEN

1st ed., May., 1928

Price :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六九〇毛

J

87
803327

803327

